澤堂集 別九

雜著 自叙

書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七目錄

雜著
澤癯居士自叙
自誌續
叙後雜錄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七

雜著

澤癯居士自敘

居士李氏名植字汝固其先出今京畿豐德郡德水縣高麗高宗朝同知樞密院事陽俊始顯傳二代皆達官至樂安伯千善最貴又傳三代皆顯爵至司諫院司諫宜茂最盛五子俱文武科第三子容齋先生諱荇官至左議政兼大提學容齋次子元祥官中樞府都事　贈吏曹判書長子諱涉以成均生員早歿贈承政院左承旨生諱安性官安奇道察訪居士之

先考也 贈議政府左賛成配茂松尹氏工曹叅判
贈左議政諱玉之女以萬曆甲申十月癸丑生居士
于漢京居士少弱疾九歲遭倭亂遷播南北十二始
從村學學句語未成遘瘧癘之疾危死者五六年十
八始就監試不利又患癃羸躄戾之疾卽棄舉業携
鄉僻者又五六年己酉冬復求舉陞上舍庚戌冬別
試中第權知成均館學諭不就越三年癸丑以侍講
院說書被召會逆獄大起不敢辭免因不赴都堂考
被貶得遆秋先大夫卒于驪江寓居卜葬砥平東谷
因廬居終制明年丙辰夏除北道評事冬末罷歸丁

已以兼宣傳官再受西班祿秋有點馬海西之行會
廢 妃大論起卽納祿歸東谷己未夏除兵曹佐郎
方引疾未及遞選爲寧邊府判官司諫林健等論以
逆黨初不肯署旣署出仍辭不赴選别知製敎承文
院製述官不就劉楊兩 詔使之來遠接使李爾瞻
辟爲從事官光海命改擇時望仍以製述官帶去辭
以病不赴光海再下旨峻責促送中路乃就命抵京
而返接伴副使朴鼎吉體察副使南以恭繼辟從事
不就癸亥春從父東岳先生以田監軍接伴使西下
辟爲從事被召促赴亟至定州叅幕卽乞暇而歸時

已聞 聖上反正幕府亦以監軍不至罷還初除吏曹佐郞知製 敎兼春秋館記事官以連姻戚里引嫌上疏辭免且乞守畿內一縣自效兼養老母 批旨不許旋以不赴堂考貶爲成均典籍逾月除弘文館副修撰蓋以前例銓郞考中猶得從左品爲是職云又上疏力辭屢呈病告 不許還 賜暇湖堂歲抄陞校理上疏論西路危急乞自守一壘以聳勸將士 批下廟堂寢不報尋陞吏曹正郞以鞫廳郞官因晩仕被劾罷李适叛叙復修撰 御營使李貴辟從事從徃臨津師潰還趍京城扈 駕南下拜司憲

府持平以佐幕無狀不合爲法官自劾得遞爲修撰
從還都復爲吏曹正郎以東岳被罪不安於清班每
移病不仕銓曹知不可強越次叙右陞應教遷司諫
院司諫數日復移應教復爲親上疏乞郡 不許陞
典翰遷議政府舍人在鄉未赴以執義被 名旋遞
復拜逾月遞移西班叅修光海朝日記陞尚衣院正
将封 世子先行冠禮選拜侍講院輔德乙丑春冠
策兩禮成賞階通政夏拜禮曹叅議遷承政院同副
承旨陞至左副因求言上疏幾萬言力陳時弊 批
旨令 廟堂採用竟寢不報是冬遞移吏曹叅議兼

承文院提調又上疏力辭請以知製　教三字受軍職祿製撰小小詞命以效微勞兼陳朝著不靖之弊批旨優答不許尋以選注失當與同僚被責俱遞丙寅春除刑曹叅議特兼春秋館修撰官同修日記移拜禮曹姜王兩　詔使之來為都司延慰使兼製述官偕遠接使往來秋拜大司諫因論　殿試失法竟罷其榜自是益不安於朝除兵曹叅知成均館大司成皆辭久之除右承旨遭丁卯之變體察使李元翼請以賛畫使帶行遞付西班陪分朝南下分朝罷道拜大司諫自此朝中誣謗不測然未有首發彈論

者乃上疏自劾仍陳 國朝以文華用人之失卽解
職東歸拜禮曹叅議左承旨不赴上疏極論兵後施
措之失仍辭以母病乞遞得請而本疏留中不下冬
初除忠州牧使銓意欲避煩就外而謗議益峻到官
未百日以逆黨多自部下捕誅旣例降號罷職而體
府從事金堉追論在官不治之罪再罷職旣叙復仍
停清望蓋謗議始中矣戊辰秋拜兵曹叅議會 上
受鉞卽就謝起居尋解歸明年春復以左承旨赴
召久之辭遞時朝議稍變復拜大司諫因論朋黨被
責辭遞庚午夏復除大司諫兵曹叅議並卽辭遞辛

初本召上有赴字

未夏復拜大司諫因論 追崇非古禮被責遞冬左
降扞城縣監癸酉春以副提學 召上疏論封内弊
事再辭得遞拜大司諫上疏陳災咎辭不赴史局復
設以修撰官 召復爲副提學與同僚上劄論時政
之失留中不下又有謗言諫院連劾史局會客之失
遞爲工曹叅議遷吏曹屢力辭 不允逾年日記成
復拜副提學會 元宗祔廟三司爭論卽引年前妄
論忤 旨事乞遞卽 允之仍降旨責以愚妄冬復
拜大司諫辭遞乙亥復拜副提學俄因處置臺諫言
陵上災異被責遞職推勘其罪冬拜大司成辭

不允備局又請依李好閔李廷龜前例以承文院堂
上例兼備局使預知機密以備撰述文書屢上疏力
辭不允會奉 仁烈王后諱百僚停辭免仍充有司
堂上並管一司文書大司諫尹煌等論劾 榻前論
議之失又劾不力主戰議以此屢疏乞遞 不許
山陵畢遷大司諫俄以事遞乞暇東歸始遞備局再
以大司諫大司成 召皆不赴上疏論時政之失及
兵財備禦便宜重忤大臣意不報時和議已絕虜氷
合兵至不及赴難遂單騎入京拜吏曹參議未幾被
文衡首薦特陞嘉善以龍驤衛副護軍兼守弘文館

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連䟽懇辭請並加階改正 不許命招殿試對讀乃拜 命拆號未幾虜騎猝入從 駕南漢數與大臣爭論不合凡所撰書檄皆以不中不用 上之出城也在留後百官中聞關東大被屠掠恐大夫人不保卽申狀方伯徑歸省問尋至永春山中老幼幸全大臣以逃去上奏兩司將論以竄黜遂還京待罪會有赦解者彈論竟寢久之受同知春秋 經筵之命又以扈從賞例加資嘉義連上䟽自劾請改正 不許又請更用一番人以新政刑 不允尋拜大司憲避嫌得遞六月聞

大夫人疾作馳歸堤川寓次七月大夫人竟不起返
葬先塋因廬居墓下自在圍城憂懣成疾至是益甚
自知大限不久乃卜葬穴於先塋左麓二十步之近
遺戒子弟喪制一從儉約勿築灰樹石非直欲稱貧
力禮謂大夫廢其事死葬以士禮斯亦自貶之意也
居士氣質昏懦旣長大猶不省人事中因廢疾無聊
省閱書史頗識理趣而輒妄談是非得失益駭于俗
先海朝幾陷刑辟惟用深藏獲全遭值新政見謂當
時保節可賞驟躐清班居士大愳不稱又見隣寇方
張國政不修欲有所更變凡有論議輒乖忤上下

每辭尊居卑數求外補絕交遊避黨自孤立自信由
是大爲士論所惡外目以迂愚浮誕甚者斥以詖險
反側以至分朝之際而極矣賴 聖度含容朝議或
有不欲全棄者凡有彈劾必先揚文藝之美而繼以
貶抑故雖過日益有聞而文日益有名以至承乏文
柄叨列卿秩皆推移之勢使然其實文亦非其所長
又非其所自喜嗟乎豈非命哉 宗社覆矣君父辱
矣既不能先事極言又不能決幾早退覡覡於語嘿
取舍之間卒無以自表見於亂世此居士之所自以
爲罪者也居士京外無庄宅嘗盤居得澤風之象作

書閣于先壠之旁扁以澤風自是人稱爲澤堂初非
自稱晩更自號澤癯居士詳在所著澤風志

自誌續

居士於丁丑冬在疚嬰瘵自分必死手草行迹大畧
擬以誌諸墓矣明年夏疾少瘳至己卯秋服闋猶未
平復維時 世子拘瀋國難未已士大夫不肯仕于
京居士自以舊宰臣義不容退避即挈家入都惟閑
秩治病計也除同知 經筵除大司諫辭遞拜兵曹
參判兼備局堂上上䟽辭 不許庚辰春移吏曹參
判乞暇下鄉復除大提學再上䟽辭 不許還朝拜

命密疏論事報罷留中又兼春秋同知夏因天旱求
言上疏論朝家崇用貪酷之失疏留中而有 譴旨
朝論亦紛然即辭免本職及備局乞暇下鄉秋末以
大憲 召還即以前事引嫌 批旨又峻即辭遆久
之拜禮曹參判復兼備局蓋以文衡未釋故也屢疏
辭 不許辛巳春復拜都憲會僚議欲劾吏判南以
雄而不從又不護南之短以此兩黨交責之即辭免
夏復除吏參再辭 不允乃上疏請依癸亥受 教
旨修補 先朝實録以正姦臣誣筆下大臣議令臣
與同僚禀于大臣修正議啓乃 允方設書局聞潘

中以植符合清陰規敗和事將拘致處置盖被彈家
子弟中之也即密劄辭職只遞文衡仍乞暇下鄉連
狀辭疾盡釋職名明年壬午又有瀋中言朝廷使來
京以侯除同知成均大司諫辭遞宿疾轉劇床褥經
夏十月竟未免遼柵之行還拘灣上臘末脫歸癸未
又有文衡之 命辭不免夏承 命考史赤裳山李
景曾上劄令仍前 旨修史冬始開局拜大司憲歲
交陞刑曹判書上疏陳情言不堪劇曹長官未幾遷
大憲辭遞秋除禮曹判書是時六卿送質久任不遷
士大夫以榮爲禍強免者罪至配流故不敢瀆辭冬

進拜吏判則會質行亦罷歸即連章力辭或呈病或
引咎前後九疏得遞乃已夏復拜禮判會有故 世
子墓園事策封新 世子行入學禮禮畢病免冬復
拜吏判月餘辭遞諫院劾吏參韓興一用宮家請除
守令 上以其事初自臣始 下旨峻責院論並發
連月推勘實無情犯只奪告身夏因赦令蒙叙復同
知春秋秋又有禮判文衡之 命在鄉連疏辭病只
遞禮判復入史局數日因試院出題 特旨定罪論
以護逆末减削黜還鄉待 命冬末宿疾大劇平生
行迹止是矣盖自癸亥至丁卯則 聖眷偏注而下

積疑謗丁卯以後則 聖明果知臣不可用故數被
譴旨常在閒秩而親年已八十難於遷徙或爲養受
祿數年回循或雖退來而國多事變不敢長往識者
疑之固也丙丁經亂朝著之人注擬頻仍至於文衡
之代尤難其人以此上下無朋而名位不替中心憂
愧求退非時惟欲免非據之仕自托於汗青之役亦
欲刋一代誣史成不朽大業而不幸公議已睽蠆尾
復逞沮撓者太半親戚皆諫止而吾不恤者意蓋如
右而每春秋自 上違豫宰臣恒起居閤門植冬夏
則寒熱症輒劇以其間獨自編摩同僚寡助幾成而

遭此禍平生愚妄之行亦極於此矣前志遺戒自貽之儉葬今反初服恰遂本分戒心寧也宜仍前戒葬用士庶之禮以副戒履素之志勿謂死者全無知也丁亥暮春澤癯居士病中自草

叙後雜錄

居士少弱疾甲申十月癸丑日亥時生于南水門槽巖洞父母以先產兄姊多不育保養過愼常居奥宇中姑母爲　順懷世子嬪家饜飫宮飡一朝遭倭亂奔竄飢困暴露以此羸弱多疾遂失童學目不識數字

遷播南北先君奉祖母避亂自關東奔湖南古阜雨日庄壬辰十月也余連患疥癬瘡瘧明年患痘疫疹疫又明年余連苦瘧痢先君染瘟疫連夏秋僅甦丙申余始患間二日瘧丁酉先君知湖南將被寇擧家北歸于驪江渭岸外家庄

從學未成乙未二月從進士文偃受學史略及古風絶句至丙申九月患瘧而止其間學作古律絶句文思始開從祖巡察公亟稱之嘗贈紙束題其面曰吾門之衰興起者汝也其後瘧症沉苦未嘗旬月間歇哮喘嘔逆不能行步幾死者數至己亥十

月入京遇唐醫與藥得差愈以此廢學四年舅氏石嶺公諱百順字福源同里居頗從問文藝泛觀詩經杜詩習作近體律頗爲人所稱

就試不利又患疾

庚子夏就陞補試入格未幾染瘟疫先君繼而傳染棄官歸鄉一家皆染是年亦廢學辛丑正月始赴監試以筆拙不中然所製詩人多傳不以屈爲病又作散文惜花說陶將軍傳鷄擻猶文傳于人辛丑仲冬娶沈氏是時通習四書明年壬寅又患勞瘵之症不安眠食癸卯赴試又不中意念鬱鬱歸驪江刻意讀書演習詩書雜詩文七月

頸核猝發冬因灸治增劇不能轉頭將成瘰癧無
氣血日敗羸瘠日甚醫言須百事俱廢服藥靜處
可望久延之效自此專務修養閉目調息不復讀
書

復求擧登第自癸卯冬不復作世念專不省科文偶
得性理大全病間閱覽甲辰從先君往安奇驛曰
得見退溪集有喜心旁求濂洛諸書綱目等書略
究義趣又嘗覽杜詩陳后山集時作古律詩時洪
慕堂履祥金栢巖玏相繼爲安東府使柳西厓又
在其鄉三公甚愛余詩洪公每稱爲詩客乙巳秋

先公丁祖妣憂余以喪戚疾加劇陪宿齋廬雖不廢看書作詩只自遣懷而已未嘗與人談話酬唱鄉人宗黨視爲廢疾人蔑如也雖同室而居者如姊夫具仁至妻兄沈光世德顯輩不省余有文字寸長具兄尤變侮呼爲妙鬼妙鬼者窮孱庸陋之稱也丁未春沈德顯將赴任扶安漫索余別詩余以絶句十首應副京中諸公見之者多以爲此作當爲諸餞什之冠德顯舅氏具綾海君宬余嘗受學孟子每見余科詩稱爲精熟成章非流輩所及余往來京鄉所私淑者惟綾海及石嶺舅氏二公

而已戊申春夏宿疾頗得藥效癠疾又以鍼灸得半消減八月從先君于古阜不意庶母喪逝先君衰年終制繼此傷悼體候漸乖余自此不暇養病治喪撫孤竭力將護先君甚喜余病益瘳時德顯在扶安余自古阜爲省妻母往會再三見許爲李再榮多率門徒寓家邑中與德顯爲文字會余偶用其韻自詠有浪迹真無策窮愁共此盃之句爲與再榮得見嗟賞累用其韻見投有高岑齊步武郊島作僮陪之句又爲七言雙韻長歌疊和累篇強要余同賦則余雖依韻和之只用自叙以贈德顯

而已素知二人非吉士未嘗片辭揄揚而鈞輩素
與東岳爭名仍延譽於朝云某詩勝其從父人或
疑余相厚然其時唱酬錄縉紳間多傳觀皆知其
不相親厚矣自癸卯以後七年間國家連設大科
式年一增廣三別試再庭試一而余皆不赴父母
亦不強也親黨皆云爾病不至苦劇何爲一向自
廢答曰吾前日非不試已不利此命也今又廢擧
業不欲苟且汨沒己酉冬先君始命赴式年東堂
則不赴監試得中明年春中生員會試余謂德顯
曰吾雖登第無可容足只成狼狽欲復止科擧從

常調入仕數年得一銅印以養老親仍謀長徃便
無迹可見如何盖德顯方與余謀共屏居湖海僻
處爲讀書求志計故以此相叅德顯云今適月沙
在銓求得一祠官則易耳顧君門族衰薄若不登
第從常調得縣亦難莫如且就正科爲祿隱亦有
何狼狽耶時家窶已甚意欲速成一日養前頭壬
子式年可及明經殿試製述人少爭魁不難又聞
洪川縣監壬子間當瓜滿戲謂家人曰吾於壬子
得榜頭即爲洪川縣監足矣爾等以此祝之余平
生不作準擬進取一念亦無一語期待家人所聞

惟此戲語且語德顯限壬子年赴舉不得則便止就湖海躬耕釣亦不失親養德顯亦喜聞相約偕逝是年赴謁聖泮科不利冬赴別試初試榜中第二名表文爲時所稱賞殿試中第七名非始望也鰲城主試月沙副之以策文有作者氣稱賞取之其時竊讀卷而其兄箴子寔及女壻朴弘道其門徒卞獻得中同考官朴承宗子自興曹倬弟佶亦中故榜出而多人言閭巷間稱爲子壻弟姪榜落榜擧人喧然相傳說唱榜句曰獻納柳穡於經筵因時獘略發其端光海詰之遂以所聞對臺論繼

起憲府則請削許卞曹兩朴名諫院請罷其榜而
不擧子壻弟姪之語盖正言丁好恕金聲發本許
筬親客丁又信之姨叔故爲陰護塞責計也光海
知其意批旨云難於削去所私者泛請罷榜甚不
當諫院避嫌而丁金啓辭云不但子婿之說查頓
門庭之說亦有之故欲盡罷其榜光海答批甚峻
丁金再避又下敎云昨日諫院避嫌中做出查頓
門庭之說隱然眩亂視聽欲使君上莫能辨別眞
僞乃今始知許家之權重矣丁金啓云查頓指擧
人李昌後爲考官李爾瞻姻家門庭指李其爲許

鈞受業之人故人以爲有私無耳不聞云云政院
大駭就見其啓草則初書云門庭指鄭遵在李爾
瞻對門之家而以凍墨抹去改書植名且以門庭
二字幻爲門生㨾底文字史官承旨皆歎愕曰莫
大之事旣曰無耳不聞而詣闕後臨草塗改此豈
公共之論耶司諫鄭岦與余親姻相厚而畏丁金
之強亦依違不辨盖是時爾瞻見軋於柳黨自義
州罷歸未復淸顯丁金意輕之初不憚中傷之論
以徇柳意旣詣 闕見上批加峻恐爲爾瞻等反
攻欲改下段倉卒以余充數盖鈞被逮下獄無可

救之勢但欲明其所私之人不止子婿弟姪以余為下獻之比而混同論之示不為許家地其無理如此史官李熽盡書其改草實狀甲子冬余叅修日記時同知春秋權盡已見而揭示余曰公議自有在也時憲府已蒙答批筠所親窒弘道獻當削朴曹等未必行私不許並削諫院連啓罷榜事而終不舉窒信等姓名外議喧然光海峻旨連下故合院皆避遞金光煜繼為正言啓曰查頓之說雖或有之此是追出浮演之語門庭之說人未有聞且李某與筠泛泛相知既不在門庭又非受業之

人臣不得並舉以論之云云答曰許家波及亂真之計何足取實而論之乎憲府又欲論好恕臨時改草揑無陷人之罪發於議席丁由此大困銓曹遂停清望充赴京書狀官以行會執義柳潚新拜論鎊所私不過窒下二人朴弘道等並無相私之迹其他皆浮論不足爲據光海是其言只削窒下兩司並停論鎊謫配旋放

成均學諭承文院以新榜被論皆不欲取惟柳忠立金尚及余在議中許筬門下人三官欲爲丁金地故不圈點余以降三點見絀移送成均同選八九

人皆就職余不就退歸驪江或問其故余謂非以
成均爲薄病間殘命本不欲赴擧仕進之初被人
指斥吾道已隘矣但當不仕以明初志而已謂家
人曰今日魔障正坐預期洪川也○先是東岳叔
父仕于外余雖得再三謁拜未暇請業自己酉冬
始得從遊問詩法又遇權石洲洪鶴谷車五山兄
弟任茂叔輩頗通評論然岳叔律法甚嚴切字斅
句鍜余不能盡從其誨又懶漫不讀古詩泛覽經
傳史志兼學散文岳叔殊不滿意嘗戒曰汝平生
不讀書而見稱爲文章若遇具眼者當破囊禀石

洲諸人則亟加推奬嘗代人作月課月沙西坰諸公考次余常居上文名日彰或謂余詩法出于岳叔非也

說書赴召 自辛亥春歸耕江上家食甚窘親戚皆誚責曰同時被謗者無不揚揚清顯之列爾何自若如此余終不動間以親幹入京終不見親友張持國李直夫輩每擬史官薦輒使人探余意余又不應德顯知余無世念每語張李輩曰君以公道用人材則某也其人也若以吾黨用之則未必從也二子皆疑而不果薦鄭岦謂先君曰某不欲入黨

目中令不見用正坐此耳科擧事非累之也先君奈不欲子孫爲偏黨常行戒勅聞鄭言甚非之余謂德顯曰聞公輩今以不黨塞戒此豈所以待士者耶公輩自祖先宗族交遊已被題目尚欲中立正論我平日不出柴門交遊無一人父兄宗族不顯於黨目而今欲得官開口附黨則真鄙夫也且吾自少做聯句時不欲上人吾所占文字旁人取用則嫌於相似自改撰以取屈多矣中年病不赴許多科擧未嘗動於嚬慼只願作洪川縣監是慾念也然而人乃以試官用私詆之今忽附黨進取

而得明其本心乎朝廷若以清望相逼則當就成
均不患無仕路此亦今且忍之況攬取清官乎時
史官則諸黨迭居惟爾瞻黨不得參三司清班則
大小黨相軋互爲前却壬子冬爾瞻黨必衰柳希
奮欲和合諸黨以抗爾瞻謂任章曰今當於西南
小三類中各出銓郎一人又得公明中立者主張
其間安得此人又求訪遺材章曰李某不爲諸黨
所収用閑寂久矣公若収之當不避就也柳然之
章乃妻父表弟柳使章諭此意於德顯余適以妹
婚事上京德顯喜聞之來語余曰公若少屈志則

此公道也騰踏在旬月間如何余謝曰向者兄之
儕輩張李二人若用吾則吾當不避然自循素志
不肯和應今者三昌爭權大禍日搆吾爲從約長
於其間將取蘇秦車裂之厄乎德顯咈然曰公若
不肯此後吾無望矣蓋德顯初約偕隱以姻家金
延興逼於禍不免浮沉亦有銓郎之望所以来任
章之誘也余既謝任章後柳亦絶意其後修撰朴
簬魯直在鄰坊以驪州鄉分爲辭来見於寓舍余
一番就見回謝朴大喜屏客開話取酒相款余不
及一字於時事朴亦不及推挽語但余絶迹要路

已久忽踵其門聞者以朴能致余爲幸朴仍薦余於銓中同年朴自興柳忠立及余素相知人趙怡叔並爲郎而朴之大人燮叙爲叅判以爲胄筵久不得好講官如李某當以公道用之遂擬說書末望余已歸家自此又與魯直頓絶銓中又絀之凡八擬皆塡副末癸丑四月始以副擬受點有旨促召余白于先君曰不就成均而受此清職旣非辭尊居卑又若以退媒進雖被嚴旨不得不辭方入狀本州辭以身疾是日驪江南岸僑居徐羊甲朴應犀沈友英等以殺越被捕應犀誣告與徐沈共

爲逆謀欲聚財結客非爲盜也大獄遂起金吾郎
接踵來捕賊黨一道大振散官在外者皆上京爲
奔問狀牧使沈彥明謂先君曰此時坐此地安得
辭召命乎又沈友英本石洲甥爲弟子能書善詩
且以妻姪族出入余家此獄之興家中亦懼余不
得已赴召入京例入豹直逐日侍講講孟子數被
疑問時徐沈次第就戮而妻兄挺世以延興女壻
辭連拷死人多爲余危之不得已見曾直父子請
避侍從就閑待調由是屢擬禮刑郎官皆不中盖
光海以余新侍講不欲遽遷也旣而廢 妃大論

起光海以逆黨親屬不當在侍從先黙校理閔有
慶盖怒其沮論也時爾瞻輩已得意張甚連劾名
官素所不悅者皆以逆屬指之諸人或上疏自列
得遆余亦引梃世栲死之嫌上疏乞罷荅以勿辭
逆獄尚蔓延光海日親鞫問以此百僚不得呈辭
余飲酒自病卧家不仕進被推考遇赦令免至六
月肄習官褒貶不參貶中得遆付西班司正俄聞
先君病疸甚急忙急不受暇東歸○在京時朴篔
與儒生等主張攻廢 妃之論儒疏連上朴皆預
知之時來見余相議疏事或草創與之余旣被朴

調救而又其所論事關重不避自此情勢頗親昵
矣○是秋德顯以臺論謫固城盖坐金家累也
丁外艱卜葬先君竟以疽症不救八月十二日奉諱
卜葬砥平白鷗谷明年甲寅冬及乙卯二月次第
啓遷先祖考祖妣墓葬于先君墓之左谷余本無
儋石貲方在黨禍疑懼中人皆揮避罕有落一毛
者二年之內三營葬役千里運致皆不借人力盡
賣室人私槖又妻家所傳故奴所獻尾家在京者
亦賣而充用躬樵採祭奠几筵慈氏在驪江往來
省覲或無馬步行時畿內連旱大饑妻子僅繼粟

粥艱厄甚矣○癸丑九月遭喪後光海回捜閱逆
家文書得余與友英書三紙有書冊交借文字評
考之語末端書植名不書姓光海下鞫廳同知義
禁朴彛叙先見之認爲余所爲私就判府事朴承
宗房内持書示之曰此必李植書也彼同鄉居見
以文字往復不足怪頃聞渠在鄉喪父未葬今若
回啓拿問雖不至死或不免徒流此甚可矜今姑
留置此書待其葬後回啓未晩或上不問則仍不
回啓亦可朴承宗素重彛叙俛從所謂招郎官洪
振道以書付之曰此書汝可別藏櫝底遇有回啓

時卽出爲可愼無浼也盖振道乃余妻族故特付
之其後逆獄連起文書浩汗光海終不問其書余
得無事此語彝叙壻尹知敬浼之於其親族輾轉
演說爾瞻之黨皆聞知而林健等把持之論盖自
此始余旣蒙朴父子全濟之力且危端未息脫喪
後入京一見朴父子謝焉不知者或指余爲小北
者由此然余所交者只二人而交際又淺人輒指
目朴亦以余已入已套中旣脫余大厄而無難色
此亦可以觀世道矣○卜山遷葬事詳見啓山志
○脫服後卜居鵶谷墓下詳澤堂志

赴廷評事及脫服淸望已塞而猶未陞六品鄭岦爲兵曹叅議擬望受點非左貶也五月發京遭潦中滯六月末到鏡城兵使金景瑞待之頗款八月北巡諸鎭堡九月還到鏡城兵使以余欲歸以公事稽慢啓罷十一月發鏡城歲末入京即歸驪江省親適室人有重疾因醫藥寓京未返因除兼宣傳官付司果祿朴承宗判兵曹時也承宗偶見余北塞所作大加稱賞仍用卷中韻作二律因同僚尹壽民投示余且以書索其新構退憂亭記文及詩尹乃余外從叔而時同在義禁故也蓋朴以嘗極

濟余於大禍中謂余必順應有此懇請余以朴雖
見左於爾瞻而權寵未衰猶爲三昌若副其請就
作文字則其中當不免一二褒語其受人指摘不
必曰尹公懇謝只用其亭韻與東岳叔同賦以送
朴大恨且以余二律無褒語而有諷刺只取一律
刋于末篇秋以點馬官往海西出入六七島朴時
爲司僕提調其婢夫以養馬當往余以爲負役太
多只帶理馬及書吏養馬者請行發傲語余叱黜
之遂訴于朴朴大怒命追余行捉杖書吏則已不
及遂啓請重推多有緊語會赦令得免至十一月

畢點先時點官憚入海島付書吏及差員代行其事吏輩作弊放軍分利只曰舊簿改書新簿而捉出可合貢馬而止故弊雖巨而易了事余旣躬親入海盡搜馬匹一一着點則已往多虛簿也親點牧卒驅軍眼前入役吏輩不得尺寸情債雖口極稱頌而內相怨恨及復命朴又責書吏曰何來之遲而數之減耶官事之難了蓋如此蓋不能無憾於辭亭記

納祿東歸 丁巳冬余自海西復命時大論已發卽呈暇兵曹歸驪州以不赴收議將論罪遇冬考肆習

官居下罷職遂得免作歲暮詩十首明年正月室人在京農兒患疹痘余憚上京不以時省見故竟至不救天道不可恃也三月歸葬鵐谷舉室奉親入山草屋糲粥室中怨謫年已向衰而只有三女祀事凜凜然亦無如之何安之而已○時逐臣多居上游鄭德餘自楊根首來訪余茂叔亦寓龍津經過會合未幾完平寓驪州李直夫趙汝秀(誠立)韓而栗(琣)呂子久(爾徵)皆在水上相來往時人欲加之罪號為水上七人又有三學士之目余本不欲出入緣德餘好客喜遊不免牽聯飲讌非惟損志妨

學近禍亦大矣

除兵郎寧邊倅適己未四月家食屢空時岳叔尹江華余詣謁乞糶留欵三日兵曹除命忽至叔謂方為官府遊客不可稱病欲歸鵶谷亦無便隙不得已從吏輩還趨京肅謝入直方欲呈病而以未僚未即離直所四五日鎖省俄聞鵶谷失火家藏蕩然書籍數千卷盡燒室人告朝夕絶食暴露狀老親適出江上幸安余方憂悶中適寧邊判官缺其時西師新沒荷擔待變命極擇曾經侍從人薦擬余以副望受點不敢辭免即肅謝呈署狀則大司

諫李偉卿司諫林健等倡言李其連姻金悰男交結羊甲友英等不可差遣軍府初度越署余即東歸俄聞再度署出府人來俟即皆退遣呈狀吏曹得遞吏曹有些右之者以余不往非得已得免罷謫○先是先君在驪州為沂川院長儒生回泮學通文削鄭造子院籍上疏請罪先君不能止既封疏聞京儒李安真權淰罪黜而中止然時輩已側目矣林健本驪產也素行無賴鄉人多輕之自附黨得志貪虐聚財一鄉受毒怨詛溢境院中士子尤不親附健每疑余領袖其間內極恚嫌李爾瞻

謂健曰君所居鄉畿左文獻地也何為令院儒異
論不得獎率一青衿耶健大慙怨鄉人益甚誣以
交結逆黨與造等日事羅織院儒成汝格汝相申
祖禹辛應望閔惟清朴時榮禹軾李遲等八人首
被停舉成判書泳之遠竄也有使其子壻出入羊
甲之家有同一身之語盖指汝格祖禹等也丁巳
春爾瞻選余知製教健訴而削之又於推鞫廳坐
唱言癸丑之獄網漏者李某也朝中皆為余懼兵
曹不得以郎官薦移吏曹者累年驪江有嗜利無
恥輩二三人諂附于健搆揑虛說以納諛健自知

其醜惡意謂吾輩常聚議其失心憤欲殺之時判
校鄭榮國以其黨規致名位健等謀以榮國陞遷
驪牧仍發大獄適榮國受韓纘男指出牧海州起
崔沂獄故不果來健又誘附己者辛姓人呈狀憲
府託以愬己屈辱仍訐植等則渠欲擄狀論啓辛
初不敢從健許以及第然後懷狀欲上京適兩脚
得腫蹇伏逾年竟死至是許筠逆誅健等內怯爾
瞻欲收用余輩屢發於公會銓中意謂已觧連注
右職健以余不自解於己而偃然行公爲此越署
以啓搆害之端爾瞻召健謂曰李某安於鄉居厭

赴邊險君何適遂其欲且驪州君父母鄉也何為與人作仇健大沮翌日健遷校理再署即出之是時余禍網四匝朝夕岌岌或謂余曰宜少詘意於當路以紓危禍余謂癸丑成獄時無辜連累者多其時吾實矍然枉謁朴彛叙得免危機此已過分目今士類無不貽辱流播吾安得獨保家居看時輩鋒鋭已鈍人人顧慮健不過以流竄待余此則甘心設令刑死死於健輩亦榮矣安能枉尺寸以徇渠意也韓纘男鄭造與先君少同學相善嘗以故人子待之韓嘗欲以一縣處之余不應韓怒遂

相絕謂先友朴以鵬曰吾以某類其父今見其某乃
大詭㤼人亂世不可近如此人○李偉卿本不干
戒而以余與趙怡叔兄弟相近而渠以趙表弟貴
趙以附黨正相仇視共為健地獻納柳煒正言南
溟羽頗解之而不得○初直兵曹也李爾瞻直藥
房侍中宮藥也是時文士在朝者必禁直只有兵
議洪鹿門慶臣承旨趙玄夫善述纘韓二人洪瞻
之姻戚趙亦舊相識二人仄足群醜中見余喜甚
得兩日款晤二人云君未來時松相在此間每月
夕邀吾二人談文字及此與君相從松相詗之昨

日強要相見則曰聞公輩得新友棄我就彼可憾也李某乃吾故人子也何嫌相見顧與俱来共談可乎吾輩無辭以對奈何余曰植此行已似進退無據今不過旬日計而在京所做只有拜謁權相一事不亦可愧乎公輩須勿污我二人曰吾輩在朝之故不得不相見君欲毋見甚善但何以為辭余曰松相若以職事召我則我當往拜一拜後亦可續得私展我亦有職事相關當拜于本第今於禁門月夕只因公輩傳語遽爾拜謁有若少年相追逐非士見大夫之禮也以此不敢二公如余言

松嘿然良久曰正自不欲相見耶又檢閱任器之校理韓詠来見曲致爾瞻欲相見之語荅之如前辭及余除判官瞻謂洪曰寧邊判官當辭於吾輩李也肯踐前言乎洪曰李今何憚而不見公乎爾瞻又曰李若来見吾當酒禮相餞公可来叅云其籠絡如此故於駭機之發也不爲下手而反相救抑余亦遜辭效也可愧可愧

運被幕辟不赴李爾瞻選余別知製教承文院製述官付軍職余不就庚申秋瞻爲遠接使吏文學官李再榮等皆以爲從事官非得李某難以成樣乃

辟之先海批問李某不知何許人有才望人極擇
帶去時吏曹正郎徐國楨佐郎金蓍國同辟入狀
余以前判官並擬光海疑而傳教如此爾瞻欲脅
余就附因所親諭余曰自上見李某名密教曰李
某乃金悌男連姻家也自前金家親黨不許赴京
貟役况從 詔使往来乎責旨甚峻此乃戚里人
任與後求從辟不得有此内讒即從事官不必做
此係禍端不少我當内達以釋上疑又更請帶行
則上必許之自此當入坦途但戒亦未嘗識安能
保不相面之人乎李某須速来見余不應爾瞻之

不回啓辛酉春臨辭朝始請以柳汝恪代之光海
允之仍傳曰李某以製述官帶去以此知所謂密
旨者虗說也余呈狀本縣稱病不赴爾瞻在關西
再申促送光海下教曰李某拋棄君命不爲下去
所當拿鞫今姑從重推考多囚家僮趂速催送于
中路由是本道再三促行余遂上京辭出城外迎
見爾瞻於弘濟院又與李再榮偕往見于其第託
以老母在峽中有重病沉綿今赴西行當閱月阻
信願免從行爾瞻曰擧親病爲辭吾何敢帶往吾
當周旋使無事可卽退去翌日東還三昌一代大

權貴吾皆未識其面目文字作祟未免踵爾贍之
門為可愧也時余付西班司正旣歸又以夏考肆
習不參居下罷職其後梁監軍接伴使朴鼎吉辟
從事郎呈狀辭行辛酉秋柳川韓公以都元帥起
廢趨朝委請入幕甚勤余辭以親病又其壻鄭德
餘也謂柳川曰李某出處不與舅氏同不當奪此
江湖完節柳川不果致副體使南以恭柳朴黨魁
也而以妨於大論被罪久謫方起廢開體幕士論
多與之余曽於海西謫處相見及放歸楊州江舍
每要余相見故上京時再三經過為作其亭記南

辭朝時辟爲從事語人曰李與吾相厚必爲我一起京中士類亦以爲李其今不應南辟則眞中立不倚者也余即呈病不赴南大怒有怨言鄭豈謂南曰李方外人而公黨色太明非惟公不當累李某某亦不可自累也癸亥正月余如京見南謝之南以鄭語語余曰果如是言乎余曰吾疎狂不避人指點久矣豈以公有黨色相嫌乎秪以累辭要路辟故不得取捨避就一樣斂藏公宜早晩驗知也未幾東岳爲田監軍接伴使欲以余從行余如所語於南者語之及歸家岳叔臨行辟之且啓曰

李某在鄉須別加促送光海又知余連辭幕辟遂
下旨召之又新有臺格西路職官厭避者本處充
軍事揭示以行之余不得已入京謝恩南又怒曰
李前日不就我而言一様避他辟今爲東岳起盖
爲黨於岳故也鄭豈又解之曰李某與岳情分同
父子安得辭避南見余有愠色曰公今自有許身
處豈如鄭汝秀言乎余曰鄭丈不知我者也士子
去就雖親父命有所宛轉不從況從叔雖親安能
爲他浼節向者吾已辭之他自勒定抑致吾懼陥
於謫戍姑爲此行將面訴衷曲辭歸之計也且吾

則閑退岳叔自不免汩沒故爲此牽聯同汚計此
豈爲知己吾誠不能無憾也柳有一說令公自謫
所歸宜有一番謝恩看今日世道此豈着紗帽乘
軺軒之時乎吾意非惟吾不當出令公亦不當出
而尚此棲屑心所未曉今乃離親遠遊爲此幕職
有何義理耶此乃吾本情也南喟然嘆曰公言極
是吾久於此非初志也特以上不豫朝夕起居闕
門故不得違去今上受鉞垂畢來月當歸東郊仍
出酒餞別明日送人致謝辭以病不得出祖鄭汝
秀聞見大咋曰君能使南公釋憾相厚如此以何

術耶余曰吾直攄胸懷無他謬巧故彼自釋然矣

除吏曹佐郎余赴東岳幕府三月過海西入關西體

府贊畫使李時發都元帥韓柳川迎迓甚款韓公

亦戲言如南意非督過意也李在黃州正值清明

相邀踏青屛徒從步上館北松崗容問余曰近看

內面氣色如何術士或言近日當有大變公之意

如何余笑曰吾不著烏帽累年今忽此行必有變

故也李笑曰君之烏帽恰似禹鼎恍詩也禹乃吾

鄕清州人博於經書而不能詩壬辰春作律詩一

首鄕人以爲變怪未幾倭兵大至丁酉春賦絶句

一首末幾倭入兩湖如此事不可忽看也柳川亦
有咨問余不答是時頗有所聞見而既非躬叅且
未詳知但看洶洶氣色到長湍見李曙到永柔見
申景瑗二人皆有所待余不欲聞知皆以戲言問
答若不知者然十五日入定州叅使幕與同僚李
景義相約不近妓樂同房讀書方溫理禮記留二
日反正之報忽至訛言多異又監軍消息尚阻使
相謂内變如此則須暫向内地看勢進退也翌日
進到肅川南子安往毛營詳得京信見朝報余擬
銓郎望於是一行即往成川留四日轉至平壤又

留三日至中和見柳川又留使相先次黃州余追
至初余欲呈狀趁夏前歸覲及見擬清望嫌於還
京惟李景義先歸省親到黃聞除持平俄承　召
向京到開城聞改除銓郎少留至京上疏略陳曾
於昏朝一味退伏未有可觀節槩不合首被擢用
又國家新經戚里之禍上以是失國下以是亡家
龜鑑昭于此時臣連姻戚里之分人所共知安敢
冒當銓叙甄别流品抑塞奔競乎臣有老母年老
食貧臣拙於營幹不得伸一日之養乞以臣守幾
內一殘縣則臣當撫安凋瘵兼學吏事且得甘毳

以養老病公私幸甚　荅曰省疏具悉爾懇爾其
勿辭察職乞縣疏章例下吏曹而　批荅特下人
以爲異數故僶勉就職凡三度參政席旋乞暇歸
省
適拜典籍除修撰歸覲砥平仍挈家入京爲文告別
澤風堂以行入京之夕本曹闕直故例吏曹主省
記而不直曹被內摘則例對以郎官廵檢余意不
然而倉卒因下吏失對亦不自首焉時物色已形
頗以爲某本非時人又近戚里欲有軋之者及此
頗有人言余即呈病不赴六月都堂肄考得貶中

遆除典籍吏曹考亦不叅而免貶俄錄弘文除副修撰盖因青陽及金宇顒故事也上疏辭不允仍入直侍 筵同僚多厭番宿余則不能牢避巧辭纔出一二日復入時鄭愚伏爲副提學侍講論語常入侍故得與講議相熟 筵中亦多講說知經筵事鄭曄吳允謙等亦屬意往復 上亦多所開納然終覺規外之除爲未安前後呈辭皆三度加由故不得已而復出其後自 上察直宿益密吏曹郎自此例直宿又後數年有吏郎貶中因缺例除修撰不就職 筵中又請小官呈辭三度許

適勿復加由 上許之可知植常在衆非中孤立而不悟可歎哉

上疏乞守邊郡不報

十月日以東堂試官與應教崔晛同院數日因聞西路武備狀甚悉且念立朝五六朔無所補拾但見朝政一循故常只事譏察內變西土兵士咸懷怨咨守臣不修守備甚於前時明知亂生不久上疏極論請自守一障與老母俱往必死之地以爲武夫之倡末言自 上憚於變更忽於遠大之失盖試爲之地而亦欲因此求外補自效疏出人多稱快 上優答之下備局議處完

平曰此吾志也宜以海西一郡試之諸卿皆以爲李某迂踈空言耳不合邊寄遂不回 啓 上亦不問以此知 上下之輕之也李貴曰此疏忠誠志氣皆可尚何可空棄遂 啓差備局郎官逾年得遞亦困矣

復拜吏郎罷遞歲杪復拜吏郎翌年正月逆獄大起余與鄭德餘金時讓吳翻爲問事郎連日達夜捧招罷後不得還家仍直吏曹鷄曉復入適正郎李明漢同宿李亦待政事仍遞一馬入 闕故差後於諸僚大司諫鄭曄劾怠慢之罪罷之時見逆獄

出於李祐等譏察雖衍楊滿獄而端緒中絶悶嘿
隨行心醉如狂及聞罷命不覺喜形於顔同僚咸
指目焉李明漢上疏辨其故不報
(復修撰遣适變從軍扈 駕)余就散四日适叛書聞
被 招詣 闕草書檄明日復修撰充 御營使
李貴從事官與同辟李敬輿閔慕鍾街募兵操伍
數日而畢兵凡二千餘人以爲守禦京都之計既
而适賊深入海西將逼畿内李公遂以軍務付李
敬輿等自請出戰 上許焉乃與副將韓嶠勤王
別將瑞山郡守朴惟明等又及余同行手下軍官

二百人瑞山軍四百人從之余先至坡州二月六
日夕也時坡州牧使朴孝立守臨津下灘水原防
禦使李興立守上灘余即牒孝立云德津山城在
江北棄而不守其城所有軍器軍糧卽皆輸來陣
中又坡州山城火器盡爲輸下陣所嚴設戰備爲
把扼計孝立回報使相曰從事官所令如此德津
則本無糧械只有眞木防牌四五十具重而難運
山城乃牧使所守火器不可分出使相然之蓋孝
立已密通于賊欲迎附而不知覺也使相昏時到
坡館統禦副使崔鳴吉回自江北詳聞歧灘諸將

敗死京畿監司李曙遇賊退次賊兵已入開城京
外大震使相本虛懷輕動初以諸將不力戰自請
宣撫檢督及諸軍連敗又以爲朝廷必爭 出幸
之議非我莫能決即欲還朝崔公亦知其徒擾無
成勸令還京議事翌日欲決歸誤聞賊留開城欲
臨江巡視而還朝領所帶兵卒使植在陣後而自
建旗先行至臨津津已斷船彼此無所見將往視
下灘朴孝立陣緣岸西下崖窄逕狹步騎斜行連
亘五里許俄見賊兵先鋒已到下灘西路余謂士
卒曰賊到彼邊汝等可速進灘口正好奮力也有

軍官最後緩行卽拔劍欲斬之軍官云戒是使相軍官從事非干戒也余卽縛捉使軍牢手將進使相前請罪正詰責間使相忽回旗上山行走余急急使軍官請使相毋動且聽吾言行止爲可余亦趕去軍人塞路馬不得行緣崖[illegible]趨皆未及達使相已遠去而軍人一時潰散上山走賊住陣西岸其抵掌笑侮可知也余追使相不及忽逢朴惟明住馬歧路余謂君亦走乎惟明垂涕曰使相忽如彼吾奈何吾謂君領兵勤　王屬於此行耳今上將雖走歸君不當並走以助賊勢而並使朴孝立

軍心撓敗也惟明曰然則從事且上峯頭用旗則
吾卽入朴孝立陣中以當敵也余如其言惟明馳
下則朴軍亦已逸其半矣俄見孝立陣盡散賊兵
已入灘矣余無奈何卽取高陽路急還則使相去
已遠而韓嶠則從交河逃去云余初更後到城西
小歇喂馬而出則　上已從南大門出幸城中空
矣余旣與奴僕相違只二軍官追來言有老母意
不堅只與一驛卒到漢江則　大駕已渡矣追渡
謁見於果川暫陳朴孝立韓嶠罪狀請遣官拿究
不允○其後衆聞使相及崔鳴吉韓嶠各入所

言則孝立初謂崔曰此灘深纔容兩馬沒腹而渡吾兵足防不必添守及賊到西岸又遣二武人馳告使相曰吾軍必勢急決不能扼灘當退守山城使相須還京　扈從使相聞此報急還走京勸上出幸初無走意也又金德元以坡州術士在其陣中親察其與賊密通狀仍避歸又哨官鄭鏄被執於歧灘賊敗後還來被斬未死時詳語其間事狀云孝立使軍官迎見适於長湍約以揷大旗於淺灘路頭佯退還山城且獻德津山城留在軍糧軍器皆用船輸納于灘上适諾諾遂認其旗而渡

曰朴君信士也大喜嗟賞以此衆商前後變幻說
話姦逆昭然而金自點沈器遠等皆以私意庇護
止以潰走行軍令斬之終未正其逆名勳爵如舊
痛哉○初八夜到水原聞賊兵已入都余與張持
國請先遣 三殿行徑渡大津住洪州 大駕與
諸將士入守禿山城則賊兵雖至必自却 上不
從還由龍仁路次振威縣去京又近上下洶洶思
散諸將猶欲夜行前往余請於完平相公曰夜行
時賊兵追及則尤殆請且住此爲迎敵計從之其
他處置數事皆言之卽從仍辟余爲從事官從

駕至天安聞賊敗報時拜持平自 啓失律諸將當
次第論責而臣從李貴亦同爲潰卒今拜法官何
顔論列乎請先正臣罪由是兩司論劾使相及韓
嶠等罪有差士論雖以爲允而功臣輩大怒以余
搆陷主將貴之壻金卨尤嫉之東岳之禍亦自此
始矣貴訴於 上云李某不從臣而歸者意欲附
賊也罵叱數月不止人多笑之
復除吏郎辭避時朴炡等別立黨友大臣勳貴皆主
張其論當初務欲激揚仕路以立事功故余亦喜
聞之既而見炡頗專恣門庭如市而劾正多不公

知其非君子所爲不相往來炡等畏余敗其勢百端侵撓及不隱李貴敗潰狀貴女壻金卨欲中害甚會東岳叔父奉使關西與卨父德諴同行相郤先誣東岳爲不道語炡與金時讓等乘余乞暇歸省時遂構成其獄當死余亟還朝炡等來探試余言欲並劾余余以計持之事稍解止竄北塞自是力求解銓每政托赴上司仕或稱病不會六月陞應敎俄遷司諫會正言洪鎬言事忤元勳意欲陷以重罪大司諫李顯英力主其論余初薦鎬清望又發論捄解昇平移書大諫使先劾余余聞之不避

徑赴齊坐力論其事之非止論以罷職昇平猶嘖嘖不止余卽避嫌崔鳴吉欲兩觧之遷余應教仍入書講面陳鎬無他意 上意悟鎬論遂停斥為寧邉判官

陞典翰乞郡不許余之求免銓非但避要地欲乞郡出外而適玉堂員少鎖直百餘日殊悶悶不自聊上疏力陳出身行世本爲家貧親老非有材德可堪內職願守殘郡養老自效 上優荅之大槩云具悉爾誠孝但時事艱危爾不宜遠去在京奉養亦可兩全忠孝云云時弘文錄當行炷專擅自用

以金卨爲首余沮撓之又掌令宋象賢年老無文
學內多汚行而趨附烇等欲直拜銓正郞余又沮
其錄烇又庇一勳臣殺人獄事不發余直其事臺
論旁出烇嬿不能救解 上又疑烇等有私由是
嫉余如仇將搆揑發劾論議已定崔鳴吉洩於余
余卽乞暇東歸除舍人不赴會有逆獄而以執義
召遂入都就職俄遷應教復爲執義鄭曄爲大憲
惟烇論是應余獨持異時臺諫以仁城君珙得罪
大論之時又不自悔頗有通外人之跡累出進口
請出放于外以保全之合司論之不已余以 上

意持難爲至親不忍亦是美意欲停論不得遂呈
病以遞避亦辭遞後代者峻論不止 上始允之
(世子冠冊禮成例陞通政)乙丑正月余遷輔德時鄭
百昌陞弼善韓興一爲說書 筵臣權濤羅萬甲
等以植等皆戚里不當爲宮官盖炡等每以此語
傾余及是因事發之余再上疏辭免以大禮已迫
演習儀註不宜更易他員該曹力防而止禮成余
以都監都廳又爲贊冠故准禮行賞陞堂上昇平
相方與炡相左喜余不入其黨即擬副學望余又
不說力求外補得擬全州不得受 默盖 上素

聞植居家貧困無以自拔亦乏幹才故也謂昇平
曰年少材踈人何以擬大處耶自此銓中峻拒求
郡而姪輩欲中傷者以此揣 上意大起逕潤之
謗余亦知免於大患矣
（拜承旨吏議）直銀臺六朔時得入侍數言備局論議
庸常不足以振發又言屯田不實與古屯田不同
又論大軍籍不可循例遍行撓民無所得重爲
廟堂忌惡其後所言多中屯田軍籍卒不行 上
謂侍臣曰李植久在田里乃猶知民間事也以此
知 上意專不欲以事任植矣十月拜吏議時朴

炡等坐貶吳相判銓引余爲僚高等側目移書相
告語有李某入銓曰以引用南小爲事時事已矣
之語會瞎性善上疏力攻時人至比之适逆之亂
其言極憯刻滿朝紛紜引避辨劾繼起　上起朝
廷朋黨爲非而性善獨立論劾爲孤直可賞旣優
荅之又怒論劾者李明漢因此遆吏議凡論性善
者皆忤　旨去位金尙憲罷歸郊墅余曰辭職上
疏言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今朝廷擧措漸乖局外
之論曰以益險朝廷但當自修飭不當動色相較
又一種士論視朝廷如小人窠窟互相扇動使不

得安於位向者李爾瞻之世士或苟容豈以今日
朝廷甚於其時耶宜得公明正直之人久任銓柄
以鎭異論如臣庸鄙尤不合佐貳請賜遞改仍令
以知製 教三字食西班祿製撰小小辭命以安
臣分云云 上荅批略曰省疏具悉爾懇予自在
閭閻知朋黨之禍終必亡國到今益驗矣年少喜
事之輩固不足責皓首經幄之臣亦不免焉此時
調劑之任專在銓曹今茲除授意非偶然勿辭盡
職是時金尚憲爲副學上劄攻睦輩而注書黃㦿
又上疏右睦 上兩非之故有此 教於是二人

之黨皆不悅余所論惟崔鳴吉以爲不如是則無以解釋 上意而爲適中之歸也云云時 上因災異求言羣臣無應 旨者只二三人而已睦與柳碩疏上以此時也先此旬日夜對 上在上疏者少臣請依周世宗故事促令百司各陳所見 上曰承旨當奉行但承旨何不自爲耶余遂退草封事七千餘言以大振作大變通爲題目 上優答之備局以其多切害大臣之語泛然回 啓實無採用 上特下教曰求言而不爲採用非所以求言也更爲議 啓崔鳴吉以爲此 上意欲變

更宿弊也欲自上章並論之以助余疏姑停議
啓之際因睦疏致摟大臣惡而寢之崔亦避位
上不問 上又命大臣薦人材左相申欽 榻前
啓曰用人當因其材不可違其器量如趙希逸張
維李植等可用爲文翰之任崔鳴吉又於 榻前
啓曰臣雖非大臣請薦所知之人仍論薦數十人
各有品目云其中有曰如崔晛李植只可採論議
不足任以事云云申相所薦皆已在位受命之臣
崔所薦皆昏朝負累之徒稱爲跅弛而言之獨薦
吾輩爲少異類也余之不安於一銅墨地皆坐此

也〇爲吏議時 仁獻疾漸欲用一孫甥做官懇
於 上上難於特旨侍疾親屬私告綾城云其甥
叅舉義當做官而特無勢耳叅議若以功令薦議
則可得也綾城以爲李叅議佐貳官不當薦蔭官
又不可干以此事遂嘿其事 上於大政日特下
旨擧義人無遺擬望銓中以爲不宜而不奉 旨
上大怒切責兩銓下郎官獄余與三堂上皆辭遞
而余自是不得入銓者十年甲戌復入而猶不
許獨政迹近戚里無益有害多此類云〇仁獻未
幾昇遐室人就本宮會哭成服内人泣謂曰叅議

今番不奉内 旨使大行齎恨下世世此何故耶人
人怨咎於是始知 上怒有以也
(承文提調)反正初選余及任叔英李明漢鄭弘溟鄭
百昌承文院製述官以備事大文書別製 宣廟
朝舊制也至是又兼副提調是時昇平主文而機
務繁劇大小文書一委吾輩而任先卒兩鄭厭避
不製李明漢與余當之而昇平專用余文故凡
皇朝表箋奏咨及山海登州椵島諸衙門咨揭相
續而余之所製居什八九本帶知製 教分排凡
題目特異者皆歸之方伯大將諸勳臣 教書多

請屬余余自念危時素祿無所補益此則朝廷所
專委薄技見取不當以勞而辭故未嘗厭避以此
常若佔畢或倉卒急需夜不能寐人亦笑之以為
癡拙而余意則不然然以此　上謂臣於文藝專
長至被薦主文而不起其亦偉矣
(都司延慰使)都司延慰使乃於界上迎(延慰護送)天使
之都司官而自前遠接使仍請帶同行助酬唱故
特選焉昇平又私懇同事余亦不辭遂偕行多所
撰定或代述幕中諸公不無爭心昇平每笑曰諸
人以令公為儕輩文人而欲相較殊不量也余於

此行踪跡孫睽亦多謗言
(大司諫)秋拜大諫時申相掌 殿試榜多材俊稱得人而相子翊全孫晃試官趙璞子全素睦長欽壻趙珩並參故人言漸籍籍余則不以爲意一日詣史廳同官有言榜則得人謗亦浮論但過時追納卷至於連三 啓得允翌日方安寶編卷此大違科式又有人言趙璞子在追卷中而璞以分所官取而上之 殿試分所考文又無前規申翊全之文在次等而璞搜得於落卷中力主取之其他場屋煩雜之事皆璞爲之以此多言云德餘言君爲

諫官不可嘿已須一番論列駁正其失使後勿如
是則雖不至罷榜可以整肅後弊其言甚是問于
同僚則獻納朴潢曰此不可爲也爲則必大破綻
罷榜乃已問于正言李景曾則曰如是則浮言可
息而國論定矣爲之可也景曾姪子穆參榜而其
言如此余又不疑適會 引對申相首席入侍臣
啓曰場屋不嚴人言甚煩臣非欲動搖前榜欲整
肅後弊矣自今必限時刻納卷勿令夜深勿爲追
捧試卷 啓辭未畢 上遽答曰其事甚苟且必
須改之申相引罪辨理大槩謂此等事皆承旨所

爲且臣以子孫入場不敢可否一任諸試官公論
而不意臣子孫叨忝此爲未安自 上命鐫臣子
孫名似可 上曰何至是大抵其事甚苟且自今
戒之勿濫爲便申相多擧故事以臣之 啓辭爲
非左右或右臣之言遂退而出 聖教於朝報於
是外論譁然曰罷榜之論已開端矣余見申相申
相曰公之意未知如何若欲罷榜則勿諱言也余
曰小生實無此意但如前 啓意也申相有喜色
而罷執義尹知敬果敢有機智瞷 上意嫌其榜
忽發簡於同僚極言不可不罷榜大司憲朴東善

以下不敢違貳郎論 啓之而又論睦性善不合特
除正言 上並不允仍以劾睦爲非峻責之並遆
多官余謂同僚(朴漢已遆)曰此榜既已被駁諫院難於
庇護當並舉而論之吾意其間趙璞所爲現有用
私之迹而又若軟地揷木不宜只論一璞今須論
啓如憲府而徵及璞之所爲則自 上必罪璞而
止因以停論似好同僚然之郎並舉發論則姑不
允而根究璞事則私情昭著 上連下峻旨 命
嚴鞫之鄭經世爲大憲繼前論 啓一 啓郎 允
申相引咎乞遆 從之應教鄭弘溟上疏正言金

光爀別 啓伸救申相極稱其子文才不可罷榜
上不直之光爀適於是弘溟等謂余微發其端以
探 上意潛囑尹知敬發論而隨而助之此極姦
巧其一啓辭慘刻甚於李爾瞻之言也衆口合攻
不遺餘力獨俞伯曾朴炡極言尹之論甚正而亦
不直余凡爲西人者無不仇視之余初辭適諫長
又除兵議大司成皆辭免欲求外補以出申相族
子李行進舊與余交聞而止之曰衆怒如火特以
在朝故未得下手若在外官疵釁即現必大敗也
速歸谷中飢喫山蔬庶可自全也余喻其意將奉

老下鄉適拜承旨以歲時及自 上練祭故旬日
行公而胡變作矣○人言申相不可否試卷而毁
者則以爲趙璞擅場希旨陞翊全卷取之相公矇
然豈不知情乎止此而已臺論本不侵申相憲府
泛請推考試官而不知大臣並按故尹知敬等反
被光爀等請推而諫院則請罷對讀官而不及大
臣自 上亦無起申相用私之旨秪以申相一代
雅望士類所宗主子孫登第人人相賀而忽被罷
榜其他名士趙錫胤等皆朝廷所惜衆情之稱寃
固也余素無黨色冒占清顯人皆不平而一朝觸

發此事其怒余亦宜申相以文士待余甚厚余不能周旋救護其家之仇余又非所㤼余故略不相較自是轗軻常負疑謗而未嘗怨尤曰吾止於是好矣彼得及第臨慶席而見罷其困比我如何所損在彼所負在我我當追悔自廢甘心也○璞一愚人而媚事時人申相亦以親戚甚狎得爲奉常正爲　殿試試官自以爲得意揚揚於可否間奉常書吏多入謄錄廳璞知其子卷未納力主入啓又潛取其卷視之多有落字令書吏改之又聞諸試官言此策文當以輔養　儲嗣終篇則得體

也璞又書送其意於全素同接有知之者其言大
淺物論實根於是而余亦追聞其詳於李行進矣
(贊畫使)虜變倉卒 上急欲出幸分布處置多齟齬
臣在政院夜草密劄言六條有言金尚容雅素冲
淡乏應變之才不合留都之任李曙以築城結怨
畿民必不保南漢之守 上卽答曰此言不無所
見已爲排置今難輕改後都中大亂而金不能定
李曙亦不能守城而出時大臣勳臣皆請 世子
分朝 上不許累累陳達皆拒之適舍人尹知敬
請對臣因入侍言 殿下擧朝廷百官一入江都

而賊兵塞江口則諸道無所禀令必大紊亂且以區區一島 三宮百官盡入則何以繼食必內潰亂不能防守又逆賊或乘時而起則尤可慮自上旣不欲出離 世子宜依魏晉行臺之制令大臣分率不緊百官分住南漢凡扈從散官亦從於行臺仍成一大軍東西責應則江都省力而有犄角四方有所繫心矣 上聞此言瞿然良久答曰此言却有所見出言於大臣臣退語于完平諸公諸公喜曰此分朝得請之兆也余曰示生意亦欲分朝而爲此 啓也於是諸大臣請對曰自 上

有大臣分住南漢之　教此意甚善臣等顧得
世子分朝陪衛以行大善　上曰行臺之制亦善
不必分朝也卿等勉爲之李元翼曰行臺之制不
行於我國臣等安敢當此任乎再三論難　上方
許分朝曰爲卿等勉從領相申相當率往好爲之
大臣拜謝而退謂植曰今日分朝得請令公力也
元翼復入請分朝諸事曰分朝當以收拾民心爲
主請簡其陪從除接應供饋之弊　上曰此意甚
善體使卽請春坊衛司减半而行　上親點單子
只各四員吏兵曹堂上各一員大將中軍各一員

砲射手一百名其數甚少余意欲省江都從官繁
多之弊而體相又以此定計非余意也於是春坊
衛官欲盡從行上疏相繼散班從官亦欲從于南
蓋行都危而艱食又士大夫農庄勳貴窟穴多
在湖南皆欲南下紛然來爭余固請體使再三入
啓許散班從分朝任意春坊衛司各加二員余與
體相指畫雖異而其欲除供給之弊得人心固根
本之意大同又專委余檢一行故不敢不竭力而
出門渡江扈從者塞路又衛司官李行進李尚質
等四人自以爲吾同散班當任意扈從直入班行

夜則衛宿諸人皆率妻子討官供非但行李取足
欲於南中闢一梱李門庭便宜除拜大用造化玄
相爲主東陽從之在行名官皆其門下合爲一隊
而體相專使余及二三從事檢飭省弊堅不放下
於是毀謗大行語皆不測做出虛言罔有紀極非
但以軍國事機間論議白黑變亂至有靈武之議
出於余退後聞之駕次公州湖南諸人大集余察其氣
色體相則不可顯攻專欲攻我以侵體相也即謂
體相曰　世子南下更遠則湖西必大撓請身留
公州撫定安集以勸春農且與檢察使斷後防變

大計也余恐春坊沮止臨發行口啓于 世子而
城外 駕前拜辭落留 駕至礪山則湖南士人
受兩李之論議上疏劾植引 世子南下欲入海
島沮恢復遠圖請斬而警衆疏將上沙溪金公曰
吾見李稙以斷後江嶺落留公州令引 駕南向
請罪似失實如何疏遂沮由是湖南黨人尹雲衢
宋興周等皆謂吾等將舉湖南義兵北擊胡虜使
隻輪不返而爲李元翼李其所沮不得伸大計當
書之史冊流惡萬世又自宮家流入靈武之說會
中殿不豫遂撤分朝者此也余從入江都道拜大

司諫盖罷榜後久不擬清望至是始擬受㸃以累
平猶右余而 上亦不以初頭人言致疑也一行
旣入江都謗言始大行具鳳瑞守喪村中潛招余
言之曰須早自處然無可奈何但念國家禍亂再
起 君父恥辱又大前後出入侍從臣罪已大今
不可復忝諫長卽引罪上疏大吉國家以文名取
人列于清顯文人多浮薄臣其尤也宜先黜臣別
用一番人以新庶政疏上三日留中 答以勿辭
自此 上始疑臣有不滿意於當世必欲退去也
於是造言者謂植疏意國有喪亂欲別用人物云

云意欲 上內禪如宋欽宗時以實靈武之說此
時若非 聖明在上完平岳鎮則植之一身糜已
久矣殆哉殆哉
（除禮叅承旨不赴）時謗議已成漸不擬三司之望及
拜承旨 命召在山中不聞朝家事久矣問于院
吏則言近以崔鳴吉以主和擅論推考公緘出於
朝報傳示外方 上命也又命論薦守令命別造
軍器三事也卽因辭職上疏仍言所聞新令三事
得失槩言和議非出於力敵勢均而被其脅迫信
不近義將來必致其違背之責被兵之端可知且

反正以來于今幾年而朝臣玩愒有此顚覆之禍
嗚吉對緘但稱死罪二字足矣費辭浪說若爲義
理之當然者已是不韙而自 上又從而張之徒以
已往沒奈何蒙恥不得已之下策苟爲萬一釋憾
之端使忠義之士扼腕而不平封疆之臣解體而
思便非計之得也又言守令論薦不立坐法軍器
造作不本方畧循習故常徒爲文具又言近來
聖上勵精振作設施用人動違徯志治效邈然禍
變再起其無奈便生懈意以爲何自苦如此乎此
是治亂安危之機也願堅持 聖志益加勉強求

其所未至講其所不逮一向進步則必有天人響合之應又間　經筵講讀專務經書空言義理須兼覽史記以窮格爲功如綱目一書繼春秋而作以史爲經又作於南渡之後故其於内夏外夷之辨征戰事機之變尤致謹而備載願　留意焉疏凡五千餘言付書吏直上　上命遞職疏則留中不下人知　上意不以論崔事爲是故也自此所進疏劄輒留中所謂留中非留於中書留之宮中也此爲宮人休紙自光海朝已有此弊政院所當啓稟出付史官而亦不敢此疏私草失本進本又不下故不傳於世余

屢言于大臣承旨曰吾欲一番論此事而以吾疏多未下不果也後卒無言之者

除忠州罷歸時毀謗漸劇清望已塞適會 章陵遷葬上京肅謝軍職過後即歸鶴谷洪相見謂云君方以退在得謗大臣屢言賊兵在境如彼自適可乎君可求一州以出則便好也余思李行進所戒辭曰此固爲養至願但此亦自便恐人言轉滋也洪曰此則過慮也朝廷雖不悅豈不容一州養親耶余唯唯而退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八目錄

書

與林叔平
與林叔平
答沈僉知愉
與趙玄洲纘韓
答趙玄洲
與任踈庵叔英○請先祖考遷墓誌文書
與安牛山邦俊
與安牛山

與安牛山
別紙
寄洪府尹靌
與沈德祖長世
與沈德祖
與鄭畸翁
與崔相國鳴吉
與金判義禁
與朴生由明
答朴生崇古疑問

示兩相公別紙
南漢圍城中寄材弟晃端兩兒丁丑正月六日
寄材弟晃兒
答材弟壬午
答寄晃兒丁丑
寄晃
寄晃鄭別坐同看
寄晃
寄晃
寄晃

寄晃

寄晃

荅晃

寄晃

寄晃

荅晃

寄晃

荅晃

寄晃

寄晃

寄紳端
寄紳端
寄紳端
寄紳端
荅紳
寄紳
荅端兒
寄端兒

拾遺目錄

教新豐君張維書

昭顯世子喪時與崔相鳴吉論禮書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八

書

與林叔平

植昨來一出違心強顏兄所知也西府本非所求而不敢居近辭遠意所屑就也豈料便爲一臺筆繳越容易如是耶歸來空谷撤脚草茇大段快活且念平生倥侗無識而妄意先軌屑屑以進退間小曲折高自誇詡今被玷辱顚越而歸所有飾智驚愚底囊橐擺落頓盡兀然但爲山野樸鄙之人眞性自在此其爲幸不貲耳一笑

與林叔平

西府適免得無後咎幸探示望此事乃前時士夫常行體面今却嘵嘵以為過激殊不可曉也石田歲荒家已燼殘欲暫還京口從朋舊假貸方以嚴避竢罪恐又縛京官無路可脫悶默而止但取一串數珠精念諸菩薩必有底矣可笑

答沈僉知倫

復承誨切教責銘感銘感植求外補外無可辭之義但自前名官見越署則例不赴任近雖往往冒嫌而出若求勝者有之察其本要皆託公逞私不正之甚

者也且謂已適决意安坐一再申北山之誓今何面目更為蹩躄之計也平生雖無益於人欲無害於人今番一出事輒違心又令邊遠吏民加滯一朔跋履重險私心愧恐若負重譴而令叔又不力止其來何耶老母憐憫不肖甘與凍餒云云之患自當以病治病遜謝而已恐不足深慮也無以仰副盛眷但思讀書晦養無蹈昨非區區是念

令之並進者一曰為親二曰避禍要皆有托焉而進者也苟了已分內事則安有此患今植之謗傷狼狽亦所自取追悔奈何

與趙玄洲 纘韓

令祢藁一卷奉閱一晝夜字核章詳心目俱勞竊見藻思動盪撰法工密引之杳然無涯約之森然可像豈惟當代作者有所退舍其傳爲不朽之光又斷然矣植少不殖學長又多難未嘗缺坐讀一卷書其於詞令可知矣顧有區區微尚老而不衰一斑之窺心竊自喜頃來憂患聰明銷錮自知不能少進於是也盡胠少作得句語數千百數着意用工非今日怠廢散慢之比而較諸昨所呈覽數篇差免醜謬也仍閉之篋中自戊午至今日非有所迫則懶不能作自不

滿意亦不復置冊但求經文數百卷輟耕之暇聊爾遮眼又作篋笥可容數斗有所耳目心思輒書小紙投之合之亦可得一二卷庶幾村談雜劇不至覆瓿也不意回祿之災舉為灰土使人勃然不能自釋仍竊念秦政以前柱下名山之藏非不多也其不隨火而免者獨經傳諸子游者之說而已厥後兵燹之慘代有之然舉不若秦火之以法也而考諸漢晉隋唐藝文所錄名目今之存者百不一二焉則知其卓然傑然者雖千百刼可有也消然烱然者雖一二世可無也由其誦之者廣藏之者衆則固不能家搜而人

滅也故植嘗謂有萬歲之文章六經是已有千歲之文章諸子是已有百歲之文章鳴於一代小家者流是已有十歲之文章作爲科制隨郎變體者是已有一歲之文章隨意拾句蹇劣無傳如吾輩者是已况如所謂千數百首一二卷文字者又甚麽眇拙塞不足當古人之一毛末則其不能使人傳之一歲必矣今以此身主藏而使所愛者護之一燼之餘更無餘本郎身沒之後可卜已雖使不爲今燼不過爲前來數十年照影自娛之資又奚足惜抑造物者哀其勞而悶其愚或使之蕩然無遺也歟卽植雖惽其自今

悔是哉但念疇昔之夜辱令公一言之褒其於評隲若有相契一二者雖非其實亦不可不謂之知已也以令公之文章其傳於後必在千百歲間無疑矣如蒙吊之一語若琉藁所謂房氏書遺失記之類則植數十年勤苦而未就者不若令公一擧手之光芒也是植所以勃然不釋者將必愉然自快小人腹而君子慮矣令公其無意哉植道力不固想妻小山中號咷之狀曉寢不昧呼燈作草忙亂不及改寫輙冒呈伏惟令裁不宣已未端陽植再拜

答趙玄洲

所示婚議曾因昌寧內弟知有佳瀜而心議之適於此際伯舉來京何處得此善媒耶植曾欲委叩而女子之家委難先之佇須而已玆承令意似已决定何幸如之令丈文獻家傳得一毛足見斑斑賤息貧家生養粗安廚几異日必不至齟齬不占而孚也唯是老母年深時亦艱危要從速結縭鄙家意也然此當更經往復也

與任踈庵叔英○請先祖考遷墓誌文書

先祖考自幼嗜學食息未嘗釋書冊年二十三陞上舍佩丁都事府君喪服闋不復事科業亦不求仕奉

大夫人自京就居湖南之古阜外氏庄戊辰又丁大夫人喪以卒初都事府君寢疾逾年先祖考不解衣帶侍湯藥終始不懈及卒廬墓盡制逮大夫人之喪哀毁一如前喪先數年已感風疾至是疾益篤乃曰吾初不意至此今雖變制無益必死且無為經與變俱失也慮家人潛置肉脽則凡食品少經葷飪者皆去之竟以此不救天性清嚴簡重不以聲音笑貌假人其在古阜年甚少然猶不出户庭儼如也一鄉無貴賤賢否皆嚴憚出其下舅鄭公素豪舉蔑法度士平居聞先祖屐聲必冠束以待其見敬禮於人如此

於世間事壹無所好唯飲酒過量然門無雜賓與人酌辭以非其任則輙色攝之不強也人亦促促聽命不敢不盡酌友愛二弟教率之不少恕季弟洸專受講訓卒為聞人自以冡子承幹大夫人盡未嘗置升尺私財以至妻子所服用栝棬匕箸皆有公籍故歿後子孫特貧匱盖申氏（此書初頭叙內外先系而今刪節之申氏即指公外家也）饒於財矣先祖妣資性愿樸勤儉持閫故得不大困子女皆有立先世起德水仕松京故墓盖多在德水之白馬山下而至叅議公三世葬長湍府之獐山司諫公又卜居沔川滄澤里歿而葬其山二世矣庚午

之喪先府君年尚童家又貧不克歸沔壠寓葬於古
阜兩日山外氏之壠後被族人占葬塚尾有圯壓之
患先府君將議改葬乙巳之喪方僑居驪江遂卜葬
家北元通洞其後元通洞又為豪勢所侵沔山多祔
葬無可容先府君欲別擇一山遷合兩葬未幾先府
君下世以其事屬孫植植始擇兆于砥平東村白鵐
谷中以癸丑冬葬先府君以明年甲寅乙卯次第啓
遷祖考妣墓以二月十三日合葬于左麓下坐坎之
穴塋內有古塚用石槨葬旁有雙小石標無文字款
刻或曰是羅代制也環掘之亦無見復覆以土嗚呼

彝之不可以無誌也如是夫古人論畫像云一髭不類則便非其父祖外貌且不可誤況於德行乎今謹錄行事若干条如右而不敢少有增飾伏惟執事据此而賜之叙銘其受通家知遇之義大矣敢以請某

年月日前兵曹佐郎李植再拜

與安牛山 邦俊

高隱海山世事大變想尊丈閑適之中一念未能忘世也植病愚人也而時艱之際待罪隨行誠無顏面於人世惟拙技萬分一之可效者欲刋正誣雜之史使人彝天則不至晦泯區區之志也而力不從心尚

未下手只自咄咄每思尊丈蔀屋之下不廢千古志業有所纂記無非實錄而自前靳秘此固然矣然今此修史時採則可以永傳有賴多矣只𦤎尊家恐不免佚失幸須依本道行下卽為出給至企至企方在閣庫中因來便付此一音

與安牛山

曾於赤城奉寄一書於官人之便不審領照否卽惟閑居道況清迪仰戀如結所送混定諸編已領閳已丑間事別無所記此誠僕之所欲得於耆獻者也今已開局而其時事㝡關士論得失者尤無所傳以為

悶嘆耳前輩文翰非不佳而但吟風弄月而已至於著記典故關於世道人紀之事則寥寥無聞畢竟千古事業出於海山閒邈之中則不尤奇特也哉餘因便付此萬萬不具

與安牛山

昌平儒生之至獲承尊覆書慰誨勤懇深荷許與之不偶然也僕家世衰替自東西分黨後父兄未有顯仕者僕少居驪鄉鄉無黨論所習聞者牛馬走街巷之談也且先父先舅以布衣家東里與金孝元儕輩相識僕贅於沈氏即所謂西家也而其間所聞評論

是非與村巷之間實無大異同矣及出身登朝人以
爲不有黨目無以立於世乃始求觀朝野紀載一二
及名公卿行事始末則邪正互指黑白遞換使人未
知孰是孰非此由窮格未至非有私係於心而然也
四十以後始入清班親與黨人左右調停則言論之
偏僻交游之區別又與兒簿所得者大異蓋一層加
一層回視少時村巷所得則不啻楚越矣由是慨然
自悟凡務黨論而親黨人者皆非雅德君子也自此
雖隨行汨沒或枉被指目心實無是也又世變罔極
身負罪累有萬死不足以塞責者亦何心於蝸角之

爭手令見 先朝實錄則又與朝廷黨論加險有若天淵盖奸臣在黨目中最不厭人心自知遺臭於後來敢用暗機於秘藏隨意為溷跖蹻為廣天綱人紀幾乎泯矣今 上反正初尹海昌李芝峯諸公首請改正誣史而特以時詘未果今國事益艱無望於設局纂史故僕竊不自料欲収野史傳集為一書付藏史庫欲使異日不專以誣筆為據也來諭所謂無得罪於後世者誠至論也但僕所懷抱所紀載不過如右而實無自己論斷於其間知我罪我何與焉親戚儆戒朋儔誚笑危機敗穽皆所不恤而所患者耆

獻凋盡文書散亂夏杞之無徵爲千古大恨耳計此日此世可以此言往復者惟左右在耳相望千里無由面講因此報書略布固陋萬萬只此白○示趙先生遺事謹此領悉前來混定録所採者十八九何謂無補乎別紙所禀望須批示至禱至禱信便恐未易得但於本官作公移委送甚的蓋前日自春秋館自有申下矣

別紙

鄭汝立事史以曰爀羅織爲主意又以爲當時賢相以爲非實並其魁而傳疑之筆作兩端說令無盡状

其逆謀而入閭傳說多過實以此欲得一紀事文字
也
鄭賊書中欲上章伸理栗谷而以為 聖所棄外故
暹之云汝立其前以何事見非於 宣祖也
李潑母孫鞫死事史沒而不書盖為委官諱之也其
獄不書則重峯事亦無附見處未知母何姓耶其時
已過七十耶其被囚問似在庚寅正月云然耶
西厓懲毖錄以為晉州之陷全由於金倡義失策又
謂死時痛哭若畏死者然何耶史則極貶之而外史
却如此可怪可怪

梨峙熊峙是兩處何處爲權慄李福男戰處耶黃進戰於何處耶倭人以熊峙爲大捷云云矣此事至今未明可歎可歎

金德齡似是忠勇有志士也而功業昧然自前朝中多言金爲和議所沮不得展布又爲忌者所中其死極寃自此義兵不起丁酉之變湖南無應兵者以此云或曰愚人妄動枉死乃自取也然豈不關於世道耶此人首末無書之者史則置之於疑信之間矣

右六條尊丈逐條書示勿以草率爲嫌何如

寄洪府尹霙

石洲先生集今已抄定付標并新舊本及家藏亂稿
付其胤子伉去所謂舊本則青原君所選新本則出
東岳叔父家未知誰選舊本七百餘首似雜而間有
譏刺已甚者新本四百餘首太畧而闕於文今據家
藏亂稿參以二家本定為此集其最難取捨處與二
三宗匠商確乃定兼抄雜文以附其後而後此選始
完或言先生詩精粹警策無不可愛此不可選選者
妄也此論固善然吾東人寒儉艱於印出若篇秩夥
則行布不廣先生之梓其先集什抄一二今抄此集
什捨一二亦不免於多矣然非不佞所臆裁二家本

己先之矣若異日事力有衍卽續集之印亦宜有之
望令公姑依此繕寫重加釐正速謀鋟刻幸甚幸甚
不佞晩識先生面纔獲東都叙别之緣感令公守玄
之思於此集旣已盡情矣惟令公亮之

與沈德祖長世

頃於　引對直夫德耀兩公自以爲直言而其實則
虗套也吾不覺心動遽言曰此等議論誠爲第一但
十四年間上自筵臣下至對策擧子皆累累上達自
上豈不熟聞今日之病在不爲其事徒誦其言請自
今講論人才修擧政法日有所爲　殿下當爲而不

爲則是過也當有言論於其間也兩公嫌其折之遂
發臺論醜辭狠藉皆是羅織可笑可笑

與沈德祖

禍難罔極東國所未有也此身親見何等薄命耶在
堤永間連見傳問書如泉下夢中髣像平素悲慰如
何衣冠誤國至此家屬受殃亦似天道不謂吾兩門
幸完江都寓眷亦免於摽指之中豈非祖先吾蔭耶
生在園中聞砥谷被屠極慘當初老親不能冒寒動
作但爲巢處砥山之計而已外間來書如權公潤沈
檍書中皆言親友家屬在處而生獨不聞其不在遠

處則擧此可知故深知閭門淪喪號痛罔極亟欲陪
駕入城親訴于 上前而退歸省視則體府自擇二
百從臣又去生之名安有叅奉監役皆叅而大學士
不叅之理乎此必嫌我異同其間而故周之也柰何
柰何 大駕旣會戎還都更無著手處偷生決死不
在中外遠近在我心上而爲此稽延不卽奔覔老母
存沒有終天不可追之悔於頃刻差誤之間則忠孝
俱喪柰何柰何翌日夕又聞外家孽屬之妻入砥谷
者俘過城下呼而自言曰此益爲心動遂呈狀方伯
徑出東門逢賊幾殞徒步間行至砥平邑內始聞老

毋獲免而果如宿料止留砥谷正月旬間老人自覺
危懼忍死乘擔而出纔過原州而賊已入谷其危僅
一髮矣相見於永春小白山中氣力已竭艱難運至
堤川欲還砥谷其處板蕩土賊横行百計無歸處且
留於堤西村數十口飢坐奈何生之事方伯亦爲狀
啓自　上固已疑恠其不從而大臣趂口横搆出入
喋喋知不免罪律久矣臺論中止大臣亦誤聞生有
德言於己今更斗護被論之路已斷惟自　上疑訝
未釋前後待罪上疏皆未蒙　處分批下來京旬日
未得肅拜亦不免飢坐空宇然不以一念掛懷所可

悶迫者朝家處置一向倒亂天心未回三月凍雪民怨益甚盜賊將起此身未知何處委骨但恐死不分明有負從前自期之志耳君家避地嶺外各有處所可以傳子姓於後世吾家獨倀倀無可往三兒幸免賊鋒天若悔禍罪悔得保此一脉血肉足矣方在堤川未得逾嶺作計君幸指示方便如何吾經患以來内傷極重身不離席母子之命朝夕難卜所以把筆縷縷此外更無言矣惘惘不成狀

與鄭畸翁

今月念日得見令兄去年七月發書盖緣下鄉經歲

中間滯傳故也以令兄善仁神不福祜又不保一童烏豈非偏遣文人窮命而然耶聞令傷悼成疾為之嘆慮想今日遠少寬千萬自愛如何老人失子乃壽兆雖悲柰何弟百病一徵喘迄未盡亦似以禍患乗除苦哉苦哉加以多言賈害讒說遠流異國命在弟頭世念已斷矣誣史辨正乃垂死未泯之心今雖力辭史職尚欲以此為任収拾待時為計耳示冊謹領為幸疏草一本曾從佐郎公借來然未若此冊之備此令 上朝事嘗採入於黃牛大事記中也但辨誣之舉不能就本史朱墨之抵収聚野史所載逐年記

大事則治逆事在其中矣此外廣取名臣行狀碑誌
依朱子名臣言行録例作一冊此乃已 啓下事自
也弟等只管去就而不欲自添文字於其間此避旁
觀之議也惟弟之從前為人所作狀誌則當付他僚
去就付載此皆禀定 廟堂之例也只辨獄事不足
湔許多誣汚先狀雖未預撰但令兄抄示官次大槩
居家立朝德行言論風節之大者則如文集序所載
者必有大小可識者矣植當與昇平鶴谷兩相商量
增益完為一狀取其入於史足矣然曾聞沙溪已撰
先狀而士友有不滿之者故不傳云以弟料之沙老

之言足以信於後吾於其未備處亦可添入為完故
曾從師魯公求於沙老子孫而不為之動殊不曉事
矣此事惟在澌滌大盜之誣其餘則皆株連所及也
若闕載於名臣錄中則是乃辨之者似貶之也辛令
委悉此意通于金士剛令公勿疑書送為幸凡此僞
吏真匿名謗書也雖李爾瞻復生必不敢白晝向人
以為自已筆也吾非黨目中人也切為人心世道計
出死力任之不自覺其愚妄也諸人各諱其家狀皆
是畏禍意也可笑可嘆城中必可與論文事者然勝
於湖鄉之窮寂令兄鬱憂悲傷何處宣瀉未可上來

與故舊一暢以歸耶如何如何方苦頭風痰逆伏枕草此不成字千萬不宣伏惟令心照謹狀上

與崔相國鳴吉

聞大監溫繹經訓有所論述尤不勝嚮仰嘆服恨此身如縶不得一番陪侍管窺緒言耳曾見新行四書諺解有與本註相背者多不審高明以為如何植輩所留意惟是文義口訣而亦無可就質處併此僭及伏惟台財亮時賜教誨幸甚餘病劣倩草不能一一統冀台照謹狀

與金判義禁

前上再狀未審下領耶諸宰狀　稟未聞回下如何
殊欝欝矣賊娃極典非能以下本意令聞加一等則
又非汗意也彼極寬而此極峻寧有是理未知　廟
議何遽出此耶前頭似有別樣生梗也既許本國處
置而間出牙門囚禁之令且與已聞之語相符有以
也令姑舍是此府伯搜見文書則其父誡責之書四
五張皆勉以忠義以死守正之語至於潛商亦非其
所知之意此處皆以為此書必非虛假與伊入平素
不類知人實未易如此也曾在乙卯冬有尹錡陷逆
獄承服其父百祥當坐適有責子書一紙見搜減死

竄邉此雖廢朝時事其時相臣一松蓬萊引法意陳達而義新君亦以此例免愚意七十垂死之人以一端之善得免死流置則舉措之大善也初以此意略具短疏屬府人付遞而失傳不及俄聞朝議極峻亦恐不及正事而徒貽誚笑故不敢耳然區區所懷終不能嘿如未處决台須達于大臣叅用一得之愚未知如何弟與伊家同鄉相仇視今被不下城之謗人或疑此處流言所媒此書所言皆出於至公之心雖人人快其死而此意同然秉彛之天蓋如此如其事勢邈然則台不必發此書也只望台叅商事理有所

補益於將來也

與朴生由明

谷中近事聞之甚憂念然凶年暴子弟所爲何足恠乎吾已揣之而有前書云云今亦何至於大乎所可慮者大飢在前也然國未卽亾豈可使土者之人至於必死乎無賴之人未至於飢死先爲亂萌此則大慼也今方力請於朝别捄賑恤此則須恃老夫也獨龍之義何處無之君家在彼中亦甚憂危然此不過若干人爲非須勿以見害爲怯而以陷惡爲戒勿以懲惡爲策而以化惡爲心此大吉也以君之明識觀

吾術數吾雖不能遭遇於世坐致胡騎及此未亡之
前豈不能掃滅一萑苻乎區區內省者三十年居谷
中仁義之說不絕於口而尚未能化及於同閈吾亦
一盜也吾奴輩中亦必有內應而不卽決斷況越次
而侵及他人耶只自反躬自責矣然猶區區為此言
者君之才足以起家已往為山已到八九仞深為可
惜況吾家與君村相害則天人交罰吾罪尤大不得
不竭誠忠告也為今之計其中必有明白現露而君
不得不相容此則非同惡也仁智之屬也須密相戒
勅若有亂兆則決難相容為斷亦須勿洩使之勿疑

而自服于中此為上策然不可獨為此事須與决不相同之人共為腹心一隊誓天同志相戒相救然後可以率其無良諭以利害也果如此則其一二人為之者不服則遠也此外吾亦無計矣君知讀書窮理而不知合變此鄉陋之過也聞此言必醒然領會也勿怯勿憂勿枉費他思慮勿自墮大坑塹平步坦道轉危為安此亦增益所不能之秋也兒子性狹海亦妖妄非君何處言之耶故作秘密手塗作封覽後即付丙潛心力行為妙病寒卧呻燈下草送

答朴生崇古疑問

詳此書意疑信相叅而信應證據爲多當時旣設計潛瘗不使人知則雖立石爲表無所惜無所憚也旣徹其表識必欲後人之推認也則必有埋誌而致詳焉環掘之可得也不知先世何以慮不及此耶近聞古塚曰有誌石而見知於後孫者多矣爲今計先尋幽誌而不得則仍加封築更以竢後之人可也掩暴骼修毁塚古人自以仁心施於冥漠者有之况有所疑信者從而修之非若郭崇韜之冒認也於禮何傷鄭西川常於某郡誤認先世之墳加莎土致祭其後有人呈狀此是吾祖墳敢來自告西川大慙然曰其

修而得其子孫乃下誤之一助也此墳亦聞有人防護之者於其修墓之後或有來見者從而聞見亦必一驗也愚見如此

示兩相公別紙

先朝實錄成於奇自獻李爾瞻之手不但誣汚 先朝盛美黑白倒置壬辰以上十六年史草失於倭難故收拾一二野史編集極畧至不書 卽位月日此豈可傳之史乎今 上卽位初癸亥秋尹海昌李芝峯鄭愚伏 榻前啓達請改修卽捧承 傳而下此非植之所建請自任也厥後國家多事不能設廳改

修曰循歲月誣史將遂傳於後世故植上疏請及此
時収拾野史誌狀之屬別為一録藏諸史庫使是非
並傳則 下廟堂議大臣言當如其言惟分沙請待
後日設廳大修正云云而崔相請專委臣植私家自
撰述如古馬班之為其論甚無據植連三章爭辨乞
免遂得奉 成命稟裁大臣而與郎廳同僚修正矣
其後植遭瀋中之嘖言辭免館閣仍兩年病劇不復
措意於其事癸未秋曰李景曾劄論使植往閱實録
然後復當修正之任故自癸未九月始聚書冊開局
而國家多事同僚不會植亦冬則病伏久而未成然

於數十朔間手草數十卷書已畢中草非盡精力則
不能也此外手草七八卷郎官分受尚未入中草非
植遲緩之罪也修史之規乃聚野史小說以記國家
中興之際征討大事皆以數三本冊參校考證從其
實記以著　先王改紀興復之績又聚碑誌狀傳之
類以記名臣先賢行迹如退溪則從本集所記東皐
則採蘇齋碑栗谷牛溪則採月沙狀思庵則採玄翁
狀此著述之臣皆　聖代所褒贈美謚之名臣退溪
栗谷亦當代尊尚褒崇之先儒而實錄或闕載行迹
或極加醜詆者也植於此非有私見自筆一從他人

所記而已今自 上以臣爲識見不明好惡不公
聖教至當矣但若自爲好惡是非則當初自 上必
不許委任愚臣愚臣亦豈敢擔當莫大之事乎今所
修史草俱在植之自無好惡是非之筆於其間可考
按知矣今如 聖敎使新太史繼修則乙未以後年
月雖多所當修正則不多乙未以上則已禀裁于大
臣去就筆削是非不謬其史可完矣所大可慮者此
事兩北之論極惡之盖其是非倒置自初至終乃兩
邉所爲故也與植相切無如朴簪直而極力止之矣
大北則固按劍矣今者兩北與南人合故朝中皆欲

打毁之際有此　聖教新太史所見豈異於其儕輩
也且必小人彈冠欲乘時逞志爭勸而下手新太史
亦必不辭而植之所草必歸刪改竒李本錄如舊相
合則是床上疊床也或於郎官中有欲相陷而承迎
者則植之添禍在此矣今願兩台位姑緩其事以待
他日他太史之出則如李敏求繼之亦必不大謬矣
雖曰循置之若不打毁則此一本他日終歸於史官
天意或有在矣幸兩台位密加庇護使所已修者得
全而并傳則天綱人紀終不殄絶矣孤臣負萬死之
罪朝夕入地有何一念於人世乎此事實關世道乎

古得失故惜其不成每念耿耿今聞台位力陳而不遂此由發之太早有若速為救解此身者 聖荅不峻多幸多幸此後更勿提起而若自 上下問以其所修本採名臣著述故無自是非褒貶於其間而書冊去就則稟于摠裁大臣及與同僚相議無一筆自擅之事云云則庶或少 釋上疑而其書得保矣何幸如之

南漢圍城中寄材[illegible]冕端兩兒 丁丑正月六日

十四日虜 駕入城後邈不聞消息城已被圍今攺歲而却敵無期傳聞殺掠已及於二三日程則吾鄉

亦似難保楊根以東尚有官軍聲形未知何狀叩心無言毋主以此身危急必不自支汝等須寬慰十分日氣向暄其保護奉轉向堤春之間就穀作活覓一極隩處爲安頓計凡事計量便宜不必膠戒節度但勢與江都時異不可不更遠適也胡騎一日數百里人多處則無不到非前日比也吾久知有此日家人所共聽聞但不能夬決早斷處置未盡此後但依吾言幸作窮山小民不絕世祀千萬大福也具姊在親側否嵾之一行十五日尚在夢村云未知得免否此大可慮權別坐來此同苦其一家早向洪州云云嘗

此滿城士女十不免二三之時吾家先在峽中豈非
天德耶汝等好侍母主與具姊一家甘苦共之慰悅
老親之心至祝至祝吾爲國一死平生素定雖在千
里外豈偷生者耶今春 兩宮同守一城成敗吉凶
只一片赤心仰恃青天若非思親一念胷中更無他
苦也因義僧出去付此矣前亦作書不達此亦難必
大抵此城中僧輩希安等便是後日知吾消息者也

寄材彛晃兒

聞兒輩能喫菜飯云我心甚喜但兩兒文理甚晦及
此時須速開孔爲可天上未有不識字神仙人世未

有不識字豪傑雖入桃源若一向黑黑則何以處寂寞而怡神情耶

答材兒 壬午

朝廷之謗一生飽喫今番又頗自取可笑可笑但自前雖如此呶呶畢竟不加罪罰斷為棄物此誠可痛暮年衰厄理當閑廢若因此遂志實大有益情外加誣之說則聖賢所不免呼牛呼馬不足損我性靈汝等但自謹密以我為戒勿為我慨嘆增苦我道盖如是非兒輩所當預也

答寄晁兒 丁丑

書來知湖行已卜此時想卽好返也汝另病可慮須善救治爲可此處如在水火中有識皆然吾坐此思汝等奉親山居耕田望秋一家安靜之樂可羡而汝等書來皆有憔涸不樂之意此乃賊退事暇人心各懷利便以非苦爲苦思前算後善端復塞不止秪安而已也然所謂水火者將滿四方善萌必不絶也可笑可笑一書不見此誠可惜邑中禮記麗史亦可覽讀何謂全無書耶陸宣公書亦何等絶味耶汝身乃古豪傑做事業之年養生學農以謀身家讀書益智絜身待時豈是難事乎吾身已矣進士亦非少年人

事難恃惟在汝之自強千萬毋怠毋怠　吾書冊中受當代書蹟白紅兩冊須倩趙進士粧績時時通讀則此兩書足以終身忘憂也

寄晃

吾在此憂惱中尚着書字消日未嘗休息但苦雜客耳汝等亦勿廢着書此人間至味若昧昧於此則將來避世入山亦必不堪愁苦也須以大關文理爲主也筆二枝送去汝等後用紙筆可悶可悶此後戒之其處預放平凉子扇子等物求貿黃毛爲可倭硯匣太侈非可恒用亦不宜於吾家吾欲還其子矣送扇

四柄二則 內賜也各畫梔源圖時時披拂則可忘
山居之苦也

寄冕鄭別坐同看

壽孫言近來山中多怯事殊可寒心吾儕雖聯骨肉
實則亂世同歸之友朋也已往許多喫盡酸苦共處
山峽中半生工夫要是君子路上事也若爲山九仞
功虧一簣則不但爲君子所棄而亦爲小人終身作
非早致榮富者之罪人也吾於反正前在山時毋主
已過六十而不免菜食此爲不孝大矣然無他道可
履只有大不孝一條路故不爲避也今爲不堪喫菜

根而有與甑山公同失者非但大失物情甑山公當必笑罵也材之冶奴忽作狂横皆死罪也雖以畏戒故不發訟吾何爲爲渠當兩死罪耶庶母墳吾自祭之此冶奴勿入吾谷勿以吾奴待之宣於一鄉爲可安進士得鷹亦有謗云雖未知曲折若公得則非也又聞官鷹汝等借來雖以相親之故不敢不許此殊害損官家亟還納爲可凡事不可因循放過放過則與甑公同歸也可不戒哉餘不具

寄晃

朝耕夜讀古人所稀若汨於南畒則難及書冊工夫

但學則不在佔畢無處非學在講而明之守而行之莫非理也至於詞藝則聞之父兄先故不計工拙逐日作一詩或小文字乃秘訣云矣○吾爲姦人所誣潘喝不測然曰此有脫歸之便豈非天乎平生命道不至大凶不以爲念也餘須勉力農事不廢講習爲可

寄晃

吾近來靜坐澤堂一客不雜年來無此好況惟熱症未蘇夜眠多不成然無可藥嘗清攝而已潘事誠可慮也然吾命道平生險而不凶今年厄月幾盡何至

於作金曹行耶千萬勿慮彌縫之事無益而害於義
前已言吾意矣大抵前頭別有一國可慮吾事不須
介念也

寄晃

東堂之是何日耶若從近為之則試見中場為可前
輩雖不知實學漢試日不敢不入令之才士以不入
為高致可謂癡絕也若得試則不敢閑遊大槩略誦
所益不必或有幸中者故趙素翁每每見之以為有
益也

寄晃

今年凶歉已扡天意罔極腐心奈何汝等幸得一名生緣不落莫但思延活於此時勿為人所惡做得十分工夫以當之為可有水處畓須早為耕種凡田穀亦須早耕速耘如六鎭人作農丁寧告戒俾毋忽吾言為可雖旱田若糞灰則不大病其處不能貯灰須令兒奴專任其事勿樵大柴全用松葉充竈厚作灰家頻刮馬廐燒之亦可為灰也

寄晃

祖將投歸後促麟坪大君入賀又送李貳師來以中原議和當從與否問于　上前事也中外動色相賀

之際一家方欲團聚共作富貴容色矣顧吾心火異於人極欲退歸谷中只俟病少間看今氣色殆不能一日堪也可笑可笑手掉自書只此不盡

答晃

紳與書來知枯旱益甚無可柰何今秋則必無一粒以此計度為之料理此外大可憂者雖有貯盜賊必起反以自戕也惟保養血氣明徹心神以當險阨飢寒為上策又不可委諸無柰何而伈伈待死也

寄晃

汝若沉跡下僚則京勝於鄉豈可單栖耶但數數往

来為人所笑今番為久留計如何如何吾自此為喑人不復累汝輩但恐汝輩在衆嚚中恐累乃翁雪上添霜也須十分戒慎要先勿置芥滯於胸中深思古今天下百變千恠何事不有身無言責只得靜觀時晦而已況 聖仁在上寧有大不是底事乎人心不淳國言狼籍匹夫市人之言不為罪而士大夫半辭足以致禍此冣可畏舉世昧昧則志士或有昌言而明是非不計利害而當之者矣今則皆知之皆言之吾惟不為諂首足矣何可形于色辭也吾意如此先定諸心故欲汝輩知之矣

寄晃

肉食非此中所安本分况甚助熱吾每厭之切勿買送爲可

答晃

人来見兩番書知客況不安慰慮兼至吾病勢比汝去時加甚一日支過如經大病夕方少蘇夜又煩悶此時出谷未必及登船而倒卧雖死於道路何足控惜所未能忘捨者修史一事蘄倖萬一絶筆欲俟病間暑退上去區區卽日心事如此而已他無所念也看汝許多惱促之語誠出於慮外不知人言何以至

此此乃吾見非於朝廷已久故也無藥可醫自咎奈何汝省丈無病在京又朝廷所共扶護即出謝 恩似矣而談者猶以為寡恥吾以罪黜朝廷無一伸理之辭令叙復軍職之報纔至而彼間議論若以吾不曾來待京中為非欲不俟駕而趍此非時勢然也特以人而改觀也趙飛卿鄭子容當賊變初處賊起地一來謝 恩似不可已而終始不來子容袖吞文柄金帶更不辭免以一奴状免謝殊極無謂而未聞人言時論之寬 聖恩之愽何以加焉獨於吾有似湯火之四周誠可懼也然到此地頭惟當致命非奔走

哀乞所能免也且此二三句稽謝而其後乾沒如前則何所容隙而罪網遽加耶千萬猛省勿為哓哓者所亂為可此身一入都門更有何辭以退耶凡汝畫策非汝本意必他人之言其欲速來者雖多方不過慮吾執滯欲其幡然改自方寸不亂利害是非豈不灼見耶欲呈所志以達趣未上去之意而官教不來未知付何軍職須尋便更報為可砥宰在京近必下來此便可憑也過冬之計須從初秋經營而上去後為之則恐晩為慮南郭之築何暇為之捨此清泉暖堗復喫濁水坐冷床思之齒酸奈何

比於靜中思之精熟處身行世更無他策千金歸於
沙礫三公同於僕隸當乎世且或可言此時則惟身
內之物為吾有而身外則雖毛髮猶外贅也周身之
計惟治病養氣不為寒熱苦險所傷為一策惟定心
達理不為榮辱禍福所動為一策此又交相養之方
也吾少虛㥘無比又血氣俱敗殆不為人故二者之
計俱失而不早用今則命道幸完壽貴尚保此後死
生榮辱不多日月惟順受而已汝則前程方遠而二
病未除然未至如吾之甚也須及此時不計價費厚
自服藥勿為間斷至於定心之方難以詳說惟處事

求其正當以俯仰無愧修身竢命為主而斂約恭順不招人非為次此外倘來之患一付之命乃其大槩也至若以小事為大事事事動心不自安排未免感嗟者乃血氣間一病所以雖有義理之藥不可不服正藥者也為此報者欲速議藥物且一日安心以禦外至之患也汝命道夷險相半雖有一時不好底事終必如常吾亦飽經其境每不免動心然經歷極多漸覺冥頑不動非實得也安得如寒而衣渴而飲飢而食泰然順應耶想其境界必大快樂而望而未見可惋

凡事初不計利害由正而行則後雖失敗无悔不
內出此所謂順受其正若曲盡利害之思遡中機
關而得之則心不免內愧或失之則不勝其悔亦
何面向人分疏耶此一着人皆不省所以醉夢昏
亂如許也

寄晃

命奴等持書已見之耶此處且無他故也但吾氣力
日殆少有勞動必上衝大苦不能少飲食數日內又
有脹氣此熱脹非濕脹也以此雖虗肚時不能喫彊
飯欲以初一日出江試行於釜淵等地連日痛作尚

卧自此至彼之難如此奈何幸非有 召命若出江
而以稽謝上章乞遞不至大觸罪汝等勿為切但可
也相府如問之則父欲卽來謝 恳而病重未能且
身忝冢宰罪狀現著於章奏之間未及一年復立清
顯之地甚非事體自古無此沒廉恥之事雖上來不
敢行公之意明白言之勿為疑難曲解可也執筆則
氣上欲絶諸處書不能答復以此傳布為可

答晃

延待之中得見船便之書大都已悉矣但聞汝又傷
寒云無奈端患乃時令之症而延及耶極慮極悶吾

病且有憂而爲汝等憂悶惘然度日如年矣時事如許大禍將搆朝中浮論靡文促之激之此豈非天耶官職外物也雖以十全之勢有未必如意况吾家暫時輝爀已爲灾恠自此衰替無足動念汝無自犯父之延累不過不作官一丘壑必不失須勿介懷內安則外邪不入也吾事未可恃不過擔舁遠行此不足懼速則有伴遲則可免無非天也無非天也

寄晃

吾於已往官多祿少事役良苦未嘗素食此則內省不大疚也若得文集一座則逾於送西窠也南亭似

易完彼雖有横加之言朝議必低首順奉豈至招兵乎酸稜漸盡前頭國論必易歸宿此則比前差順所悶徭役煩苦官吏横恣無状如數十年前此則治忽之分在野者先受苦可悶可悶如非添禍斗粟之謀亦豈可拋之作農漸難矣北方之事實可憂非南之比然必更有大段遼䢋然後繼之此亦非朝夕之急也

寄晃

汝病作已久豈有坐待自瘳之理明當送命奴自彼直送為可遠遊賦云漠虛靜以恬愉淡無為而自得此作僊之初榜去病之玅指須常念此句可以立地

成道何患於火疕乎姑此報

寄紳端

今到黃州遇此便似可信故付書矣的知彼中之奇只有兩件事一漢船交通事一金判書入往時防塞事云云吾獨一入當此件可笑渡江後困拘之事必多但不至大故也健飯疾驅病不復作勿憂勿憂惟十分愼口語而已不盡言

寄紳端

爾寧忽遇晃來驚嘆何極老父亂世失身延患兒輩一至於此奈何彼間事大不測國事罔極但吾罪目

必無增加當守羲娭命而已家內事勿為放倒安心度日經紀之事專恃鄭君耳餘不盡言

寄紳端

吾行不料支保到此明日渡江明明當對下矣然竊探彼間言意則節上生節以吾不下山城為首罪而勸送懷恩圖解金公之罪為次云云此後又未知添入何支節也汝等切勿出怨言沉沉自牢為可吾則入瀋必矣但不至死死則亦幸也國事罔測無可着手處吾之此厄最小也然因此添一重怒不幸不幸病困不成草

寄紳端

先壠不謹掃雪雖掃只掃塜上四面積厚使之消滲極不可須親往看審掃盡之諸處墳皆同審爲可

答紳

連見汝書知憂慮太苦又知汝母生病此不但以苦楚居京生心火必以近來憂怖事添惱也極可嘆惋進士之送本欲鎮安汝輩慰解汝母之憂矣今則適增其牢騷事多可虞此吾之失計也父兄之難朋友解之子弟則例不得全策過愛而滋惑故也吾非八九十老耄人又非果決徒死之人平生材拙雖不作

富貴人豈全無心計耶生此亂世今始觸險事已十
八九解矣但曰汝等苦於貧寒嘗以吾為無才而不
智故雖有教誨聒聒略不入耳此乃吾之沓沓悶悶
者也汝則尚未諳人事姑恃戒言勿為動念以慰汝
母俾免死病極祝極祝且長城藥為先劑送汝母所
服則親往趙家精劑使服之為可使婢子煎而進之
則何不服之有如此至易之事且不能為而欲官我
為太守解戒於大阨耶汝等所聞皆李龍等街談浪
說為之一笑柳道三乃安岳郡守拿來事已聞之今
以載寧書送此皆李龍等誤汝也吾之上下無助如

此常時滿門哓哓者今皆可逐之也但安坐讀書秋毫勿動爲可不悉

親病劑藥當自爲之凡煎湯點湯皆不可付婢子而汝欲臥而治之汝母豈爲之耶吾事八十老親逐日所爲之事汝皆不效却效京華子弟之風極可悶也

寄紳

到平凰書皆得見知汝安心好行只此一事寬我懷也然吾慣經憂患此事不至傷心汝則血氣未完理氣未充雖外爲好言以慰我心安能不動心耶屈原

曰定心廣志余何畏懼此九章語也吾嘗得一法以為食厭於口則不食可也夜不得眠則不眠可也盖人不必食不必眠只為飢困耳若口厭而目醒則大段好境界也以此為心則思食思眠自然安穩此余少時安貧養心方也向者未及書于冊也

答端兒

吾今判作全病人無時少安一卧一起不離枕席禍患危困之念自無所入不待着意安排以定志也但汝等須解隨時之義作翺翔蓬艾之樂又養生之本也不盡言

寄端兒

汝見試否見與不見之間須且留讀書臨冬至間下來爲過歲計也爲今之計共爲節約勿爲前習可一家相保昔者沈家非敗産以舍人南遷之故渾家奔走南北青雲尤甚以至首殘此豪習未除而然吾家有何可恃而效尤耶此處合聚則盤飧亦難偹此汝慈氏嗔悶也凡事深思則可省是非一從意氣所發以爲當然之理未可也非不思目前團圓但恐浪遊無益有損而云也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八

澤堂先生集拾遺

教新豐君張維書

王若曰夷兇靖亂所以扶宇宙之綱緯武經文所以樹邦家之績斯古今之大義亦臣主之奇逢是以陸生交驩而代邱之業成延年按古而昌邑之議決龍旂紀烈豈獨爪牙麟閣圖形實多儒雅爰申鐵券之誓用奬王荀之英惟卿天資正醇學識明達留侯策略早契悟於下邳景陽文名夙馳騁於東洛方推南史之直筆遽見左徒之行吟仁賢屏而宗國虛義理晦而人紀滅陰虹蝕月大禍纏於 長秋孽孤憑城

洪祚危於一髮天序不可以終泯寶命不可以無歸
迺推寡昧之躬徦塞億兆之望三千同德孰能禦之
二八論功御其次也精忠不貳崢嶸柱石之姿謀畫
居多密勿經綸之會輿情有恃而不恐仍致孛多祚
之戀恩士林聞義而趍風克符張長史之反正乾旋
坤轉已著光復之功秋殺春生益恢堅凝之策留二
銓之藻鑑振兩臺之風稜千載昌辰方思協輔二等
勳秩豈曰酬勞丹青並標雖存君子之撝挹華萼交
暎罔非世臣之流光於戲立德立功立言知三者之
不朽爲霖爲楫爲礪庶一人之與休惟無替於厥初

可永保於來裔黃河共指血牲何忘云云

昭顯世子喪時與崔完城鳴吉論禮書

今番喪禮服制尤紊不可使聞於他國其所以然者五禮儀無儲君喪禮該書與　廟堂相議一切以實錄所載從事史筆不能詳又其時議定顯然無據者不能通變中間更有臺論又有特　教以間之旣略叅定而復從實錄故進退無據不成模樣已往之事不足言今有一可疑者　世子之喪旣曰非君臨故臣民之服如是云則大君　王子尊卑差等間而已則自當伸家人之服而今與百官同日脫服情禮俱

未安愚意大君 王子之服當待本限而除之未爲
不可或曰大君 王子初不制正服只同朝臣布帽
經帶團領此非家禮之服當與朝臣同除云愚意則
布帽亦我國喪服方喪亦用之且旣公除前頭雖以
吉服行公存其喪服或時參祭至朞哭除恐無不可
猶愈於已也所未曉者 王家之服與士庶不同未
知如何大監博於禮書有可考據者耶乞賜詳誨
三代下諸儒所爭只爲君父短喪耳期以下則未
嘗非之也況士庶人家亦無爲兄弟子孫服衰麻
出入者乎馬氏通考演增通典而於太子喪只載

儀禮正文不載齊衰文太子喪禮則其意蓋不欲用衰季所定制也往時只服儀禮所定而以日易月可也今之所用非古非今以致 上服三十日短制而下服三月齊衰此尤無倫矣

右澤堂先生集揔詩文三十四編其抄選編次顚末具在尤菴宋文正公所撰弁卷文旣以公道刊行初非子孫所得與也今其板在全州府而距緜梓爲七十有四年之久字畫多刓缺往往不可讀士林皆病之適小子忝按西藩捐廩鳩材繕寫改刊附以拾遺兩作其一即 敎書

見在刊餘稿者先仲父文敬公手筆懸註曰此
教書爲名作而家本見佚追得而未入刊後日或
刊拾遺則收入可也是必據當世公論而言其
一節論禮書得諸渼湖俞相國拓基家盖出於
崔完城家簡牘帖而東平尉鄭公載崙所記籍
也凡刊餘詩若文固多而此兩篇以有先輩所
稱敢取而續刊于編末仍略識其事如此云爾
崇禎紀元後再丁卯月正不肖曾孫崇政大夫行平
安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都巡察使管
餉使平壤府尹箕鎮謹識

澤堂先生集拾遺終